

## 楔子

“汪呜……汪……呜呜……”一个身穿破棉袄的小孩，此时正蹲在柴房门外，看着一窝小狗。那一窝小狗连母狗，共有七只。母狗披着一身黄白相间的毛皮，正躺在地上，喂食着刚出生不久的小狗狗。

只见，小狗狗有白有黑，也有混杂色，每一只皆各有各的特色，因此不易令人感到混淆。

小孩一身拉塌，长得又瘦小，看来日子过得并不是很好，虽然如此，可当他看着正努力吸食母乳的小狗狗时，好似生活中的困苦，根本就不会影响他对小狗出生地喜悦。

小孩托他那张瘦的可怜的脸，咧嘴笑道：“阿花，等会儿我帮你找个地方避风雨……啊！还有，我也该去帮你找些有营养的食物来给你，吃饱了，才有乳水可以喂小狗狗……”那只叫阿花的母狗，好似听得懂小孩的话，抬起它那一双黑溜的眼眸，并露出看似感激地神情看着小孩。

小孩对母狗的眼神，只是笑了笑，便起身去找寻食物去了。

可当小孩找到厨房时，却有个尖锐的声音自他的身后猛然响起。

“喂！阿和。”小孩一听到那熟得不能再熟的声音，连忙回身，低垂着头，满心担忧地道：“小姐……”被唤为小姐的同样也是一个小孩，只不过小女孩的身上，却是衣着华丽，外加干净耀眼，一张脸更是圆滚红嫩，好似一掐便会溢汁的水蜜桃一般，不像小孩瘦得像只猴子，身上的棉袄又破又脏。

那小姐人虽小，却跟老成的大人一样，摆出一副尖酸刻薄地道：“阿和，我爹要你在他到林子里，找一堆干柴回来，要一大堆哦！不然，就小心你那瘦不拉叽的大腿！”阿和头低得不能再低地说道：“是……我马上去……”阿和其实名不叫阿和，他……喔不！是她，她的本名叫做郢荷，只不过，那娇蛮的小姐看不过郢荷的名字比她好听，硬是要把郢荷叫做阿和。

郢荷自三岁起，便被人丢在华山派的大门；当初要不是那小姐杨珠珠的母亲，一时看郢荷可怜，而请求杨珠珠的父亲收留她的话，此时，她可能不只是瘦不拉基的，而是早已饿死在荒山野岭之中了。

只不过，郢荷虽是被收留，可并没有因此得到较舒适的生活，反被人当做一个专门打杂的，举凡是挑水、扫地、捡柴没有一样她是不需做的。尤其被宠上天的杨珠珠，一旦那时觉得看郢荷不顺眼，她就得做的更多，吃得更少。

就像现在，杨珠珠说她父亲要郢荷去检柴，根本就是杨珠珠故意找她的麻烦，可是知道归知道，还是得乖乖地去做。因为郢荷很清楚，自己要是不照着杨珠珠的话做的话，杨珠珠一定会在她父亲面前撒娇撒痴，然后找一个不是借口的藉口来处罚自己。因此，就算郢荷再怎么累，再怎么不愿，她都不能够壮起胆子反抗杨珠珠，只能闷声不吭地照着杨珠珠的话做。

但，郢荷自己也很清楚自己不可能一辈子都是如此的，只因，有朝一日，她会远离这个冰冷毫无温暖可言的地方。

郢荷抱着差不多是她体重一半重量的干柴，脚步蹒跚地回到柴房，一连抱回了好几趟干柴后的她，此时已差不多是要虚脱了。

她气喘嘘嘘地瘫坐在地方，一双眼睛饱含着歉咎地看着母狗和小狗。

“呼……对不起，我现在还不能去帮你找食物，小姐要我找一大堆的干柴回来，等晚一点，我再去找……”由于郢荷经常挨饿，所以她更加地不忍心看刚生完小狗的母狗挨饿。

突然——“你在干什么？”一记郢荷相当陌生的声音，猛然在她身后响起。郢荷着实地被吓了一跳，当她回头时，看到的却是一个有点和蔼却又有点冷漠，十五、六岁穿著干净得不能再干净的锦织布衣，站在她身后。

郢荷诧异地睁大眼问：“你是谁？是什么时候跑到我身后来？”她刚刚连一点声响都没有听到呀！可这人为什么会突然出现？难不成他跟杨家的弟子一样也会轻功？所以她才没有察觉到他的靠近？不过，这样无声无息的出现，也未免太吓人了吧？少年并没有开口回答郢荷，反而沉默地等着郢荷回答他第一个问题。郢荷双眉一皱，老大不高兴地说：“喂！你到底是谁呀？你知不知道，要问人家问题，最起码也应该把自己的名字报出来，这样被问的人，至少才会心甘情愿的会回答问题。”她叽哩呱啦地说了一大串，一点也看不出她会是刚刚被欺负的那一个。

只听，少年表情丝毫不动、平板无趣地问：“你不甘愿？”郢荷自认自己什么都没有，没爹、没娘、没钱也没才，可就是有志气，所以她傲然地道：“我是不甘愿，因为你不说你是谁，让我感到我被轻视。”“你在意？”少年心中所想的是，眼前的这个娃儿口气还真不小，尤其是“他”的身份自外表上看来并不高，可就是有那个胆量要求人家尊重“他”，光是这一点，就不得不令少年感到新奇外加钦佩。

郢荷右眉一挑，反问：“我不该在意吗？我虽然是没啥身份，只是杨家的一个小小奴婢，可再怎么说我也是人，要是不在意的话，那我就跟禽兽没什么两样了。除非，你的观念就是，除了有身份有地位的人，才有资格拥有自尊，而其它的平民老百姓，都是可以随意践踏的。”少年眼睛一闪，突然，那张平板无表情的脸，绽出一抹欣赏的笑容，“不错！你……很让我欣赏，有这种勇气对我说教，很少有像你这样身份的人敢对我说教，但……”“就是因为如此，才会得到我的欣赏”这句话少年只是含在嘴里，并没有坦诚地说出来。

少年语气一转，道：“我姓萧，萧忆风，最近这几天就住在你们华山派。你现在可以回答我的问题了吧？”哦……原来是杨掌门的客人。郢荷如此地暗忖着。

“在跟狗讲话！”萧忆风闻言一愣，神情刹时间又冷了下来，“你是在说我？”郢荷有点呆呆地道：“我说你什么？你刚刚不是问我在干什么吗？刚刚我是在跟狗讲话，没错呀！不然你要我跟你讲什么？”萧忆风脸上的神情，才为之一松。原来刚刚是他自己误会了。

“喔！”萧忆风的话锋再次一转，“你不找人讲话，反要跟畜生说话？”郢荷闻言，神情不由得黯淡了下来，“我家小姐，一向不准别人跟我讲话，所以……只有阿花才会听我讲话……”郢荷言语中的一丝凄凉，听得萧忆风有些莫名的不忍，“你们家小姐那么坏？”“坏？真坏是不会啦！只是小姐不喜欢我而已，才会处处为难我……”郢荷善良地帮着杨珠珠辩解，“我是个孤儿，所以……讨人厌也是理所当然的：……倒是你，很奇怪！”萧忆风好笑地问：“奇怪？为什么你会觉得我奇怪？”郢荷上上下下地在萧忆风身上打量一番，才道：“我看你的衣着服饰都不差，一定是个富家少爷，为什么你会想跟我讲话？平常那些富家少爷来到华山，是根本都不会多看我一眼

的，好象多看我一眼，眼睛就会生疮似的……可你就是不会！”萧忆风露出他们见面后的第一抹笑容，问：“你几岁了？”“八岁！”“看起来不像，八岁的小娃儿，是不可能懂得观察人。”萧忆风坦诚不讳地说着。

“平常八岁的小娃儿，还不懂事，可是你却已经懂得观察人，实在很让人讶异，还有刚刚你我的对话，让我觉得……你一定有念过书，你以前有念过书？”萧忆风有点好奇地问。

郢荷摇摇头说：“没有，不过，我认识的一个老爷爷经常会跟我说一些道理，其实，像我这样的身份，又怎么可能会有人让我念书？我不过是个孤儿罢了！在杨家我不过是一个没多少人知道的小奴婢。”看着郢荷显得有点凄凉的神情，萧忆风一时间也不知该说些什么话来安慰郢荷，只是默默地站在郢荷身前。

忽然，郢荷抬起头来笑道：“既然你是老爷的客人，那就带你四处去看看好了，你想不想去练功坪看看？那里现在正有许多人在练功唷！”看郢荷恢复得那么快，萧忆风不禁也跟着笑道：

“好吧……”

## 第一章

应天府（今南京）

明朝建国后曾在此使用都城五十年，理所当然地，这里的人气之旺可想而知，商业之发达更是可想而知。

所以啰，这里是什么样的人都有，有四方各地来的各形各色的商人、富豪、乞丐，也有江湖之中，各个帮派的人落脚于此，隐于大市之中的奇人异士更不用说了，因为你绝对不知道，迎面而来的人是不是一个普通老百姓。

反正，这里的繁华让人说之不尽就是了。

只不过，今天应天府的某一带，突然显得意外的安静。并不是那里没有人，而是一个异外的景象，让正在街道上活动的人们，刹时间全闭上了嘴，还一个个露出目瞪口呆地神情，甚至忘了自个儿还正在作生意，只顾着目不转睛地看着那番奇异的景象。

那奇异的景象其实也不是真的很奇异啦！只是……有一个年轻人正领着十几二十只凶恶无比的大犬，在人潮熙攘的街道上，大摇大摆地走着罢了。

说到那些大犬，正是这一带为何会突然静下来的原因。可为什么这些大犬会是这一带突然变静的原因呢？因为啊……这些大犬，没有一只不是看来温驯或是畏缩的神情，反而是一只只凶光外露活像是随时都有可能把人当猎物，便扑了上去似的。

偏偏，这些个凶光外露的恶犬，却又一只只静静地跟在那年轻人身后，让人看了不禁愕然，这么一个“瘦”不经风的年轻人，怎会有办法让这些恶犬乖成这样？应天府城内，并不是没有养狗的人家，可是这些平民老百姓，就是没见过有哪个训狗师，能让富豪家中的狗，出门不乱吠、不乱闯的。而这么凶恶、型体大且多达二十只的大狗们，居然可以不使用绳索绑着，同时也不需人吆喝便乖乖地在街道上走着，这如何叫刚好看到这一幕的人们不感到讶异呢？尤其是，那些大犬所跟的是一个又瘦又弱，浑身破烂的的年轻人，

更是让这些人看了讶异。毕竟，很难以想象这样的年轻小伙子，居然可以不被咬得全身伤，还能驾驭一大群众人看了就怕的狗群。

这人不是谁，而是在华山被杨小姐虐待到待不下去，偷偷带着自己所养的狗下山地郢荷。

只见，郢荷一脸菜色……呃！营养不良的神色，饿着扁扁的肚皮，脚步蹒跚地在街道上走着。

自从郢荷下山后，便三天两头饿着肚子四处流浪，就算她身后的那些狗狗们有猎到什么小动物，郢荷也是会让它们先吃饱再说，等到有多余的食物，她才会好好地填一下自己的五脏庙。

如今，她已饿了一天一夜了，而跟在身后的狗狗们也同样饿了一整天；可是，当她们进了应天府后，就一直找不到吃食，就算想去跟人乞讨一些饭食，也没人敢给她，原因便是在她身后的那群狗，可她并不后悔。毕竟，这世上除了这群狗跟她最亲外，已经没有人可以给她一点点温暖，再说，这群狗也跟了她六七个年头了，郢荷说什么也不忍心将她们赶走，反而一一地带在身边。

“好可怕哦……干嘛带了那么多狗……”“那些狗比官老爷家中的狗……看来还可怕……”“那小孩怎么养那么多的狗……不知道会不会突然咬人……”街道上的人们，在诧异过后，不禁纷纷议论了起来。甚至还有人不由得猜测起郢荷究竟是哪里来的人，才会将那么多的狗带在身边。

然而，这些人的议论，并没有带给郢荷多大的迟疑，而真正让郢荷忧心的，也不是她饿了一天一夜的五脏庙，真正让她感到忧心的是，她的私自下山，不知会为她带来什么样的麻烦。

只为郢荷知道，杨珠珠自小便对她不顺眼，尤其在八年前她和萧忆风相识的一天起，杨珠珠更是视她为眼中钉。小小的她虽然知道事情有点蹊跷，但她可一点也不知道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，才会让杨珠珠不只是看她不顺眼，甚至，郢荷还能隐隐地感觉到，杨珠珠对她的恨意。

那莫名而来的恨意，终于在一个月前，到达了郢荷无法忍受的界限，因此，她才会断然决定下山，寻找另一个可以让她安心的地方。

在街道上，漫无目的地走着的郢荷，突然看到“哈！哈！”‘跹跹！跹跹……’一辆华丽且大的马车，向她奔驰而来……。

充满林荫的庄院。

庄院外观简洁俐落，没有丝毫过多的装饰，庄院侧墙以白灰粉刷，墙头覆以青瓦两坡墙檐，白墙清瓦，明朗雅素。庄门有雕砖覆瓦门檐，且还讲究地附墙做出雕砖牌楼。

庄内的园林，分布约为上百亩，其囊括了水面、山岛、亭、堤、楼、台，为此园林造景，而庄内的一些厢院，便是座落于其中。厢院与厢院之中，则以长廊、拱桥相连接，其气势一点也不落于皇家的园林。

光是看庄院内的一些建筑手法，即知这庄院的主人，如不是有财，便是有势，才能够有办法拥有如此看似朴实却又显得华丽、气势非凡的庄院。

就在这园林的一角，一座属于奴仆居住的小厢院中。

郢荷从昏睡中缓缓地清醒了过来。

“嗯……”清醒过来的郢荷，才发现自己不知身在何处，还躺在自己从未睡过，且干净整洁的床铺上。

郢荷疑惑地张目四望，“这里是哪？我怎会在这儿？”再摸摸自己身上的被子及床铺，郢荷一时间感动不已。她从不曾摸过这样的被子、睡过这么舒适的床。以前她自己所拥有的被子，一向是人家用过且破得不能再破的被子，而床铺更是用杂草随便铺成的。她从没想到自己居然会有这么一天，可以盖如此完好的被子，睡这种不会扎人且舒服的床铺，所以她不由得感动了起来，感动到几乎不想下床。

可是身处异处的不安，不容郢荷为了被子、床铺感动太久。

郢荷小心翼翼地下床，在屋子内四处寻视了一番后，她发觉这间房间，跟她们华山派招待客人的房间大同小异，所有的器具都是完好无缺的，只是屋子的大小，就比华山派小了一点。

就在她四处寻看时。

‘噫……呀……’房门忽然被推了开来。

只见一个老妇走了进来，一脸笑意地道：“小姑娘你醒啦？”郢荷愕然地看着老妇走进来，接着紧张又惶恐地道：“我……我没有乱碰东西……我只是看看而已……”她一点也不会忘记自己，以前在华山时，曾经因为在客房不小心打破了花瓶时，而被杨珠珠又打又骂的，还直骂她是个小偷，想在客房内偷东西出去卖；那一次，她不只是双手双脚被打得处处瘀青，就连藏在衣服底下的背部，也不例外。自从那一次之后，她就绝不肯轻易踏入客房一带，纵然是被招待的客人要她进去拿东西或是搬东西，她都会另找别人帮她去做。

老妇亲切和蔼地笑道：“没关系，这里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，你四处看看无妨。”听老妇这么一说，郢荷更是愕然地望着她，“没……关系？”郢荷简直就是不敢相信地问。

老妇将她所端来的一些食物放在桌子上，笑道：“小姑娘，你已经昏迷了一天一夜了，肚子一定饿了，来，把这些东西吃了，哦……对了，来帮你看诊的大夫说，你营养不良，要你醒来后多吃一点，身子才有办法恢复健康……快来吃吧！”郢荷张口结舌地看着老妇，不禁怀疑起自己是不是碰上了好运？还是仍在梦中？才会平白地吃到食物，还……要她多吃一点。

但她依然不忘要问：“我为什么会在这里？”她望着食物直吞着口水，说真的，她真的是饿极了。

老妇见郢荷不敢一下子便靠近，于是干脆自己出手，将郢荷拉到椅子上坐下，“吃吧！别客气，不然你就只是饿到自己的肚子罢了，至于你为什么会在哪里，实际情形我并不清楚，只是听总管说，再街上，我们家少爷的行车差点撞上你，虽然没有真的撞到，可等我们的人去询视你的状况时，你已经陷入了昏迷当中，所以我们家少爷便命人将你带了回来，并交待我们一定要让你恢复，以补偿你所受到的惊吓。”这么一说郢荷才想起确实有这么一件事。一辆马车突然迎面而来，她想躲也不及躲，就这样向她冲了过来，随后她就不知了，大概就是老妇所说的昏迷吧！郢荷如此地暗想。

突然，她又想起一直跟着她的那群狗狗们，连忙拉着老妇问：“我……我的狗呢？它们……它们现在在哪儿？”“狗呀……它们现在正在后院的栅栏里……”“栅栏？”郢荷惊问，跟她相依为命的狗狗们现在居然被关了起来？这叫她如何不感到惊讶、气忿和愧咎呢？只听那老妇一边整理屋子，边道：“你那群狗真是凶呀！我们庄院里的狗都没你的狗来得凶，总管见无法让它们乖乖的听话，只好命人将它们关了起来，要是不关起来，现在这间房

间里，站的就不只是我们俩，还有呀！听长工阿全说，帮忙抓狗的人，有不少人受伤呐！其中还有好几个是我们庄院的护卫耶！真不知那些狗怎么会那么凶……”“啊？”郢荷一脸愧咎地低着头道：“对不起……我的狗伤……了你们的人……”她的心中不由得幻起了自己将被赶出大门，然后再继续她那毫无目标地流浪的景象。

老妇笑道：“唉呀！那没什么关系啦！”郢荷闻言，不解地抬头望向老妇。她的狗狗们咬伤了人，还没关系？这种超乎她理解能力地的说法，让郢荷想不通为何人家会不在意。

老妇笑着解释道：“我们家少爷看了那些狗，可心喜的很呐！直说着这些狗调教得很好，听阿全说，你昏迷的时候，那些狗一只只将你围住，不让任何一个人靠近你，要不是我们少爷身边有一个功夫很不错的沙护卫的话，根本就不可能把你带回来，还有……阿全又说，当时，沙护卫将你带回来的一路上，那些狗紧跟着他的身后，一直跟回庄院，虽然，它们花了比较长的时间。”听着老妇所说的经过，郢荷忍不住感到无比的骄傲。

在华山时，她经常偷偷去看那些华山弟子们的练功，虽然她并没有学到很多，可是她所学到的那些招式，十招里面有八招拿狗狗们试招，试久了，狗狗们的反应自然比普通的狗来的灵敏，再加上她所训养的狗狗们，本就比普通野狗来的聪明。因此普通人根本就拿它们没办法，就连华山那些经常欺负她的门人，也只能闷着声瞪它们，就是不敢轻易地接进狗狗们的势范围之内。

“别担心，我们老爷跟少爷人都很好，庄里面的人也不会怪你的狗咬伤人的，快点吃吧！”老妇拍拍郢荷的肩膀，好心地说。

一抹希冀的神彩浮上了郢荷那双显得有点大的眼眸，“真的？”“当然！快点吃吧！你现在一定很想快一点去看狗吧？想去看你的狗就赶快把这些饭菜吃完。”放心之余，郢荷终于灿出一抹笑容，“好！”

经人指点，郢荷终于来到了院关狗狗们的栅栏处。

一看到自己熟悉的身影，郢荷立刻兴奋地冲了过去，“大黑、小黄、小花”她忍不住笑着叫唤自己心爱的狗的名字。

狗狗们一听到自己的主人的叫唤声，本来烦躁忿怒的它们，立时转变成兴奋雀跃地神态，一只只摇着它们细长的尾巴，望着栅栏外郢荷所在的方向。

“汪汪汪！汪汪……”将近二十只的狗，轻快愉悦的叫声此起彼落，顿时行成一股吵杂难以入耳的噪音。

可这些噪音，听在郢荷耳里简直就有如天籁般地悦耳。

“哈哈……你们还好吧！”郢荷高兴地抚摸着栅栏内争相让她抚摸的狗狗们。

正为见到狗狗们而兴奋的郢荷，一点也没看见栅栏的另一边，尚还站着一个人。

只见那个……男人，修长的身材包裹着一席浅绿色的华服，静静地站在栅栏的另一头，就如静止不动的大树。黝黑的肤色，将那男人方正刚毅的轮廓，衬得有如高高在上的天神，尤其是他那双冰冷的双眼，就好似会放光一般地闪动着，令人一看便不由自主地矮了一大截，仿佛天下最大、最令人畏惧的人，就非他莫属。

不知经过多久，看着人狗愉悦叫笑的男人，终于开口道：“你叫什么？”突然响起的声音，不大不小，刚刚好让郢荷一清二楚地听见。一时的惊吓，不禁让郢荷愣愣地呆住栅栏边。

男人再次问道：“你叫什么？”“我……”郢荷只觉得对方的目光，让她感到背脊发凉，再加上对方的服饰让她一看就知道，一定是在这个庄里地位较高的人物，因而不由得犹豫着自己，该不该回答对方的问题。

男人似乎发觉了郢荷的骇怕，可他脸上的人情依然没有放缓，只是绕过了栅栏，往郢荷这边走了过来。

“你这些狗是怎么训练的？”他站在郢荷面前问。

“啊？”郢荷还以为自己是不是在无意间做错了什么事，害得她一时惊疑不定，而她怎么也没想到，对方第二句就问她狗是怎么训练的。“这个……我：……”男人只是微抬右眉，沉默地等着郢荷的回答。

郢荷带着有些不安的情绪，慢慢地说：“我……叫郢荷，这些狗是从小跟着我长大的，所以……它们很听话，我教什么它们就学什么……听说，它们咬伤了人……它们……呃！我……很抱歉……”男人一听郢荷的名字，脸上的神情便起了一丝微妙的变化，只见，他眼神奇异地看着郢荷，“郢和？”他似乎把郢荷当成男的，才又说：“我很中意你这些狗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希望你能和这些狗能够留下来，你帮我训练其它的狗，而这些狗则帮我守庄院，月饷五分银，如何？这些代价应该是够了吧！”郢荷又是一惊，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张口结舌地问：“五……五分银？”这份量可比她在华山一年所拿到的铜子儿还要多呐！郢荷不由得心动了起来。

“那……那我可以住在这里吗？”如果可以的话，那就更棒了。郢荷心中如此地暗想着。

男人眼中露出了笑意，脸上却依然不为所动，“可以，只要你将庄内所有的狗，都训练得有如你这些狗这般地忠心、敏捷、警戒心高，那就随你爱住在庄里多久都行。”“真的？”这对郢荷来讲，简直就是老天爷突然降临，给她带来鸿运一般地幸运。

当然，郢荷免不了好奇起眼前这男人的身份，究竟他在庄里的地位有多高，才有那个能力和权力决定让她留下来，还给予工作和月饷五分银。

“真的？”这对郢荷来讲，简直就是老天爷突然降临，给她带来鸿运一般地幸运。

当然，郢荷免不了好奇起眼前这男人的身份，究竟他在庄里的地位有多高，才有那个能力和权力决定让她留下来，还给予工作和月饷五分银。

还真是好运呀……显然她已然忘了十年前，自己曾经见过一个也叫萧忆风的人！

## 第二章

云霞山庄。武林中数一数二的名门，从萧万那一代，云霞山庄就可以说是响彻了整个中原武林。萧万，一个由布商起家的武林人物，由于萧万不只是一个武功高强的人，他还相当有经商手腕及头脑，同时，他还有能力打

通黑白两道的人脉，以至于让云霞山庄在短短的几年之内，便窜起为富甲一方的大豪。可惜的是，萧万并不是一个长命的人，年方四十五便因病过逝了，留下一个十七岁的儿子，和一个十三岁的女儿萧秀玫。萧忆风，因必需继承萧万所留下的产业，而在汹涌险恶的商场中长大成人。

好在，萧忆风自小便跟在萧万的身边，不只是对商场上的事，了若指掌，还跟了他的父亲和一名奇人学了一身的好武功，让他不只是能够在商场上立足，还足以应付瞬息万变、各式各样的武林人物。

只是再怎么好运、财富加在萧忆风的身上，都并不能让冰冷无情的萧忆风，展现一丁点的笑容，只因他的……这天夜里，萧忆风依然还是在自己的小天地，书房中，看各地分店所送回来的帐目。

突然，他听到一群狗儿们，朝他的院落跑来地脚步声与吠叫声。

“汪汪汪汪！汪汪汪……”只听，手在门外的人，猛然地喝道：“把你的狗带到别的地方去，别吵到房内的少爷！”“啊？少爷住这里呀？对……不起……我就把狗儿们带开。”萧忆风一听，立刻自成堆的帐目中抬起头来。

那声音，萧忆风一听就知道是郢“和”，也只有郢“和”的声音，才会么像个女人家的声音。

萧忆风一点也没想到郢荷是个女的，只是凭着郢荷的外表，以及十年前……：在华山所记得的印象，理所当然地认为郢荷是个男的。

这次，他本就有意想找个人，来为他训练山庄内的巡逻犬，凑巧的是他发现到外出时所撞到的人，居然就拥有一群出色的狗儿，才会临时起意，要郢荷留在庄内，训练那群没啥警戒心、不够矫捷的巡逻犬；更凑巧的是，她居然是自己十年前所见过的人，而且还是至今唯一敢说他没礼貌的人。

只是，十年的时间，似乎让那个与众不同的人，变得畏缩了，甚至可以说，除了“他”那声音外，就跟其它人没什么两样了，既不敢认为自己是一个有自尊的人，也不敢在他地面前对他大声说话。

萧忆风不禁感叹起，十年的时间，真的是足以改变一个人的一切，不只是在外表上，就连气势、内在，都被改得一丝不留。

萧忆风推开房门，对着门外的郢荷与跟在他身边片刻不离的沙文雄道：“没关系，就让他带着狗儿们在这一带熟悉一下环境。”沙文雄一见萧忆风推门而出，连忙躬身一揖，“是！少爷。”与萧忆风第二次见面，郢荷的印象依然还是，这个人实在个深沉冷静得可以的人，从萧忆风的脸上，根本就看不出一点表情，当然更别说可以从他的神情上，看出他的想法。可对于收留她的人，就算多么令人感到可怕，郢荷还是要对萧忆风献上，深深地感激与尊敬。

郢荷学沙文雄也向着萧忆风躬身一揖，“少爷。”只可惜，郢荷的行礼方式弄错了，沙文雄的那一揖，是以武林人物对崇高人物拜见的方式，而郢荷这么一个小小、专门训犬的普通护院，根本就不适以这种威风凛凛的方式，向萧忆风拜见。

结果，她这么一揖，看在萧忆风和沙文雄眼里，则变成可笑举动，根本就半点尊敬地意味，像极了小孩子在武将面前，玩起耍大刀的游戏。

就在沙文雄想出声纠正郢荷的拜见方式时，萧忆风却意外地手一抬，道：“没关系，以后再叫林管事教他就好了。”沙文雄只好又道：“是，少爷。”可萧忆风和沙文雄这一来一往，根本就让郢荷有听没有懂，一点都不知道萧忆风话里的意思。

郢荷有些憨憨地看着他们。

只听，萧忆风问：“这几天，在这里还习惯吧？”萧忆风的这一问，可让沙文雄吃足了惊。沙文雄跟在萧忆风身边，少说也有七八年的时间了，可他就从不曾见过冷默地萧忆风对庄内的下人，问过像这样的话，尤其是，这话听进沙文雄耳里，还有那么一丁点关心的意味哩！这叫沙文雄又如何不感吃惊？郢荷有点兴奋地笑道：“习惯！”这里可比她待在华山时，好得太多了，不只是住的地方，比起以前所住的那间，只能避雨却不能避寒的破屋好上好几十倍。就连吃的，纵使粗茶淡饭，也一样比她在华山时，每天只能吃着那些隐隐发臭，像是给猪吃的剩菜剩饭强上好几十倍。当然眼前这一切的改变，让郢荷感到自己像是突然从令人无法入目的地狱，跃至幸福的天堂一般，让她日里夜里，都想大笑数声，大哭数声，以示无限的感动。

看到郢荷那抹笑容，萧忆风心中猛然地涌起一股异样地感受。那是一种，像是在同情，又像是在怜惜一般地感觉，这样陌生的感觉，着实让萧忆风有点摸不着头绪。同情与怜惜这两种分开感觉，其实对萧忆风来说，并不会太陌生，可是当这两种不同的感觉交杂、揉搓在一块儿时，却有如心中正有条洁白的蛇，在翻滚似的，有点酸、有点麻，奇异到使萧忆风感到不知所措。

原本平静的心湖，因此起了涟漪的萧忆风，故作平常地点了几下头，“习惯就好，你去忙吧！”说完，头也不回地便径自回自己的书房，试图避开那些向他涌来地异样感觉。

沙文雄眨了眨眼，看着关上的房门，不自觉地喃喃道：“少爷今天还真奇怪……”奇怪的举动，和显得有些波动的眼神，让沙文雄不禁迷惑、好奇了起来。

“那个死丫头，居然跑了……哼！跑了也好，省得我看了就火大……”只听她又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可恶！阿和这死丫头究竟跑到哪去了嘛！我……我：跺步。”

一名穿著粉红劲装的女子，显得有些浮躁地咬着手指，在一座凉亭内来回地……要是再让我看见了，非叫爹爹扒了她的皮不可。”骄横的口气，让人一听就知道，这女子对口中的丫头并不关心，只是似乎：……没见到那个丫头，她的心情就静不下来。

没错，这女子便是华山掌门人的掌上明珠，杨珠珠。而她口中的死丫头，理所当然地就是郢荷。

郢荷对杨珠珠来讲，是一个看了就觉得刺眼地人物，不说什么，光是她与郢荷第一次见面，杨珠珠不知为什么就是看她不顺眼，也因此在她娘收留郢荷的那一年，她使尽了撒泼、撒娇地手段，硬是逼她爹娘让郢荷成为比奴婢还不如的小杂工；尤其是在多年以前的那一个个秋天，她甚至还看到一个外来访客的小孩，对自己的好意招呼一点也不理会，反倒对郢荷那丫头笑脸以对，在那之后，她看郢荷更是不顺眼。

而十多年的相处下来，这不顺眼，依然还是没有丝毫地改变。只要是她见着了郢荷，就忍不住想要让郢荷更不幸，只要欺负郢荷，她就可以有一种快感。结果长久下来，杨珠珠早已习惯有事没事就去找郢荷的麻烦。可是她怎么也没想到，郢荷这死丫头居然敢潜逃，而且还是带着那群讨人厌的狗儿们一起逃，害得她想要欺负郢荷冲动，无处好宣泄。

杨珠珠烦躁地咬着手指，就是想不出郢荷这丫头会逃向哪里。

就在杨珠珠踱步踱到脚酸坐下时，忽然，有名慈祥地老妇出现在杨珠珠面前。

“珠儿。”杨珠珠猛然抬头，露出一抹可人地笑容，“娘！”“珠儿，你在想什么？想得如此入迷，该不会是我们珠儿，已经到了情窦初开的时期了吧？”杨珠珠的母亲，杨夫人笑问。

杨珠珠撇撇嘴，嗔道：“娘，你这是糗笑女儿我嘛！”“呵呵……那我们乖珠儿，在想什么呢？”她仪态就有如名符其实地贵妇人一般，轻缓地在杨珠珠身旁的石椅坐了下来。

杨珠珠微微歪着头，道：“我在想阿和。”她老实地讲。

“阿和？她不是走了吗？你平时不是不喜欢她吗？为何此时又在这想她？”身为母亲的她，哪里不了解自己女儿，对于杨珠珠欺负郢荷地事，她早已有耳闻，只是碍于杨珠珠自己的爱女，她也只有一直睁只眼闭只眼，任由杨珠珠去。可如今人走了，岂不正好可以清心吗？又为何自己的女儿反思念起让自己讨厌的人儿呢？这可让杨夫人不解了。

杨珠珠眼珠溜地转，想了一套自己的说辞来，“阿和这丫头，真是忘恩负义，想要走，最少也要跟咱们知会一声，可她偏偏没有，不只私自潜逃，还带着咱们华山所养得狗儿们一起走，这让女儿想来就气呀！才不是女儿想她！”其实，她是找不到人出气，外加无法享受一下只有郢荷才能为她带来地快感。

“是吗？”杨夫人不为所动，淡淡地问。

不被相信的屈辱感，让杨珠珠有点拉不下脸，“当然是啰！”她避开自己母亲地目光，有些气忿地道。

不管是与不是，这对杨夫人来说并不重要，重要地是，自己的女儿能高兴，她笑说：“别说这个了，娘有件好消息要告诉你，听不听呢？”“好消息？”杨珠珠翻翻白眼，有什么好消息能让她觉得比欺负郢荷来得值得高兴？她不甚感兴趣地道：“什么好消息？”杨夫人轻轻地为自己女儿，拨开额前的发丝，“你不是一直想下山么？你爹，打算明儿个带着我们母女俩下山，到应天府去过中秋，这算不算是好消息？”杨珠珠诧异地看着杨夫人，不敢相信地问：“真的吗？”“当然是真的，你爹还打算带着我们母女俩一起去添购衣服呢！”杨夫人笑道。

杨珠珠刹时眉开眼笑，所有地烦躁亦随之消散殆尽。现在她只想着，她可以看到许多以前就一直想要的漂亮衣服，还有忍不住想象着她穿著那些漂亮的衣服时，师兄们惊艳地眼神。

“那太好了……”“珠儿……你爹还要顺便带我们去拜访云霞山庄的主人！”杨夫人挤出一抹笑得有些勉强的笑容道。

“云霞山庄？真的吗？”杨珠珠不敢相信地问；一听到云霞山庄，让杨珠珠一点儿也没发觉自己的娘，神情有点怪异。

杨珠珠经常听师兄们提起云霞山庄的事，当然知道，整个中原，就只有这么一个云霞山庄，而这云霞山庄的少主人，还是个闻名且深不可测的男人，杨珠珠早就想见上他一面了，如今有机会到云霞山庄，怎叫杨珠珠如何不感雀跃万分？毕竟，这可是比添购衣物的消息都还要来得惊人。

杨夫人像是松了口气般地微微一笑，“当然是真的。”只是，杨夫人没有告诉杨珠珠，这次她与丈夫之所以会“顺道”带着她到云霞山庄，全是因为

为丈夫杨晋东想将自己的女儿，嫁给武林的奇葩、商场霸主的萧忆风，让自己的女儿能够在未来拥有一个既傲人且无忧的家庭。

不过，光看杨珠珠这般兴奋的神态，杨夫人心想，这婚姻大约是成了一半了，不必担心女儿不愿，现在只要能够说服云霞山庄的少主人萧忆风的话，那她们华山杨家就能跟萧家结为亲家；同时，他们杨家自然就能如丈夫的心愿，在武林中再次举足轻重地影响武林了。

“汪汪汪！汪！”一早，郢荷就带着一大群狗儿们在厨房外，练着体力。

本来就有江近二十只狗儿的郢荷，因接下了云霞山庄训练狗儿的工作，导致现在跟她身边得狗儿，不只有二十只而是……大概有四十只左右，光是看到一大……群的狗儿跟在她身边，别说女人家远远见到她就怕得不靠近，就连庄内的武者、护院，看了也会打心底犯寒，说什么也不肯轻易靠近她。

不过，整个霞山庄内，就有一个例外的人，那就是她在云霞山庄内见到的第一个人——沉大妈。

经常在厨房出入的沉大妈，待在云霞山庄，少说也有二十多年了。虽说，她只是打点少爷一家子伙食的厨娘，但光只是她的年资，就足以让庄内的管事，对她另眼看待。

沉大妈这会儿又如往常一般地自厨房走了出来，看到那群一只只凶恶地狗儿，她一样儿打心底怕，可是专门管这群狗儿的人儿，她可不怕。

沉大妈站在厨房门外，叫道：“阿荷。”正督促着狗儿跑地郢荷，闻声便本能地回头，她露出笑容道：“大妈，有什么事吗？”沉大妈对着郢荷招手，“进来！”“哦！”经年累月偷学功夫，加上常在山里活动地郢荷，手脚俐落地往厨房方向一跃，瞬间便到达了厨房门口。

“大妈要去送早点了么？”郢荷笑着问。

沉大妈并没有开口说话，只是手一比，示意着郢荷在椅子上坐下。只见，她东翻翻西翻翻地，翻出了一个包袱，并将包袱塞到郢荷的手中。“这是我前两天在自己的衣箱子里找出来的衣服，本来是早就要拿给你的，可是你也知道，年纪一大的人，记性就不怎么好。结果，我是到刚刚才想起这件事，这些衣服是我年轻时候的，现在年纪大了根本就不能穿，我就只有儿子，留着这些衣服，对我也没什么用，就拿来给你了！”沉大妈那张丰腴的脸，绽着笑容说道。

郢荷捧着包袱，不禁愕然地听着沉大妈说的话。她简直就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不敢相信居然会有人待她好到如此地步，平白地送她衣服，这让郢荷心中不由得感到热烘烘的；“我……我……”红着一张脸，却不知该如何地将她心中的感激说出口。

沈大妈忠告似地说：“你是个姑娘家，老是穿著现在身上这套衣服的话，没有人会认为你是个姑娘，虽然，你目前的工作一向是男人做的，可并不表示你就一定要穿著这样的衣服，”她不甚满意地扯着郢荷身上那套，有点破的男装。”再说，姑娘家本来就要像姑娘的样儿，不然，你可就要一辈子被人当成男儿身地待在庄里，更不好的麻烦事，说不定哪天有人来跟你讲，某某家的姑娘看上你了，那时你可怎么办？要是你现在不赶快跟众人表示，你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姑娘家的话，那么时间一久的话，你想解释也解释不出来喽！”“可是……可是我……”郢荷一点也不知道自己是收下好还是不好，更不知道如何表达对如此，善待所带来的感激，只是不之所措地站在沉大妈

面前。

沉大妈好似理解地笑道：“别跟大妈我客气，我都说了，这些衣服我留着也没用，就算以后要留给我媳妇，我媳妇说不定还会嫌这些个衣服太旧了，所以我当大妈我宁愿给需要的你！我想还没领薪饷之前，也一定没有什么银子可以添新衣物，所以你就拿去吧！别让大妈我说破了嘴皮子来劝你收下来！”郢荷红通着脸，有些羞赧地笑道：“那……就谢谢大妈你了……”“呵！别客气，你平常不也挺帮我的忙吗？彼此啦！”看到郢荷红着脸羞赧的神情，沉大妈就忍不住轻拍着郢荷笑道：“你这孩子真是可爱呀……”听沉大妈这么一说，郢荷那张小脸，更是红得彻底，连耳根脖子都遭受波及。

“啊！又拖了点时间……再不赶快把早膳送到小姐跟夫人房里去，待会儿肯定又要挨上一顿骂……”沉大妈一看时候不早了，便连忙端起要送的早膳，“阿荷帮我把狗群赶开。”“好！”当郢荷吹起一串又尖又长的哨音，本在门外的狗儿们，便立刻乖乖地蹲坐在走道一旁，让出一条可通过的路。

沉大妈虽然知道这些狗相当听郢荷话，可看着这情景，她还是忍不住要说：“这些狗儿真乖，亏你教得出来。”郢荷只是微微一笑，“大妈，厨房内其它的早膳我帮你端！”沉大妈想了想，“也好，不然我这一来一回，又不知道要耽误多少时间了，你就端着跟我来吧！”郢荷手脚俐落地端起，看来虽清淡却可口的早膳，跟着沉大妈一路到芙蓉苑。当然，那些狗儿们，大部份已经让郢荷命令去巡守庄院了，除了两只从不离她的大黑跟小黑。

沈大妈一路上边不忘跟郢荷讲：“小姐她虽已嫁人为妇，但是小姐跟姑爷一直待在咱们庄里住，可毕竟小姐还是嫁出去的人，所以很讨厌人家在她与姑爷面前，提起他们为何还要住在这庄里的话题，你千万要记住，别在姑爷跟小姐面前讲到这些个话题，还有夫人她……也不是很好相处的人，在她面前你最好要小心一点，免得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。”“那姑爷跟小姐俩人……为什么还住在庄里？而不住在自己夫家？”郢荷忍不住好奇问。

沉大妈翻翻白眼，“这谁知道呀！不过庄里的人，大部份都在传说，是姑爷不肯搬，原因可能是为了云霞山庄的产业，但究竟事实是什么，没有人知道，而我们也没必要知道那么多，只要少爷肯让她们两夫妻住，就轮不到咱们下人说话。”光听沉大妈的口气，郢荷也不难听出她对小姐跟姑爷的不满，只是碍于自己是下人，而根本就不能说什么，至于老夫人，郢荷想沉大妈可能也不怎么喜欢她吧！

“对了，提到这些，我就要给你一下忠告，不管咱们庄里的人怎么嚼舌根，你最好不要当真，因为那些喜欢嚼舌根所说出的话，全都只是猜测而已，你要真的跟那些人一样，跟着嚼舌根的话，最终有一天，下场一定会很惨的，因为夫人跟小姐她们真的是惹不得……”沉大妈已过来人的经验说道。

当然，认为对待自己的沉大妈，郢荷深信不疑，当场便道：“大妈，我会记住你的话的！”沈大妈满意地点点头，又道：“记住，我们只是下人，有什么事少爷自己会处理的，我不必多话。”“是……”“小姐跟夫人所住的地方很近，等会儿我把早膳送去给老夫人后，你只要把其它的给我，我自己送去给小姐跟姑爷就好了。”沉大妈背着郢荷道。

这会儿，郢荷不禁想到这一庄之主，便问：“大妈，你要送早膳给小姐、姑爷跟夫人，那少爷呢？少爷的吃食不是也你做的吗？你不用送？”沉大妈闻言回头一笑，不再似先前副不满地神情，道：“少爷呀……沙护卫会来端的，要是沙护卫不来，也会有其它人来端的，少爷才不会像小姐她们一样，

故意要大妈我亲自送呐！”说着说着，沉大妈忍不住开始抱怨，“我每天负责她们得三餐就已经够累了，小姐跟夫人她们，偏偏还要我亲自送三餐，她们都不会想想，我再怎么厉害，也不过一双手一双腿……”沉大妈就这么直说到夫人的房门外不远处，才停了嘴不再继续抱怨下去。不过，光是这么一段路下来，可也让郢荷开始对那三个，不曾见过面的人起了反感，尤其是当她听到那位姑爷，时常找机会占不怎么喜欢计较的少爷便宜时，郢荷更觉愤愤不平。可她又忍不住想起，萧忆风这人看起来不容易亲近，又总让人感到一股冷意，怎么会睁着一只眼闭着一只眼，让姑爷窥觑家财呢？他该不会不知晓吧？可下人都清楚了姑爷的贪，不可能少爷不知道呀？与萧忆风见过两次面，郢荷深信萧忆风这人相当懂的识人，因此她不由得怀疑起，萧忆风为何任由着姑爷，不只乱花云霞山庄的钱财，还帮着姑爷隐瞒小姐，他在外的风流韵事？郢荷真的不解。

可就如沉大妈所说的，她不过是个下人，是没有权力管主人家的事。虽然，理智如此确实地告诉她不该好奇、想去深入了解，但她还是忍不住想多知道一些，可能这正是“人”难以矫正的恶习吧！

郢荷眨着眼暗想，沉大妈只是要她不要跟他人一样乱嚼舌根，可并没有说不能听呀！

所以她决定还是私底下多了解一下，这个家庭，毕竟，她人现在也是住在这儿，而且……她不得不说，这个家给她的感觉真的是怪了点，尤其是听了沉大妈所说的话后，她更是觉得如此……

### 第三章

“你居然把我心爱的花给打碎……”本带着狗儿巡视庄院的郢荷，就这么被这突来地叱喝声给吸引住了。她回头远远地看着花埔的那一头。

只见，专门负责修剪花草的长工成哥，正颤着身子，让一名衣着华丽的少妇怒骂着。

郢荷仔细一看，方知那名少妇看来大约二十出头，而且正巧是她前几天所见到的小姐；只不过，前几天她所见到的小姐，并没有像她现在这样有精神、像个贵妇，而是一个初睡醒，有些衣衫不整，名为小姐的女人。

只是，她不懂成哥，为什么会颤着身子，静静地让小姐骂呢？难道成哥做了什么事让小姐生气？郢荷很想靠近去问个究竟，可是偏偏她就是忘不了沉大妈所交待的话，“有什么事少爷会处理”。

最后，不知小姐是气得不想再理会成哥，还是小姐觉得跟一个下人计较也没什么意思的情况下，挥挥衣袖转头就走人。

这时，郢荷才敢走近成哥，问：“成哥，发生了什么事？为什么小姐那么生气？”成哥是一个身材中庸却相当结实的年轻人，有着一副忠厚老实的模样，在个性上，据郢荷所了解的，也是相当地老实，待人更是中恳，同时也是郢荷在这个庄院里所认识的第三个人。

第一个是沉大妈，第二个是云霞山庄的管事，第三个便是他，沈成，沉大妈唯一的儿子。沈成自小便是在云霞山庄，就连出生也是在这儿，将近三十岁的他，没什么专才，会的就只是种种花草、修剪树木，因此整个云霞

山庄的园景几乎都是他一手包办的，可他这人就是木讷了点，不懂得逢迎巴结，才会一年下来，所拿到的饷银都比才进来不久的副管事少得多。

“是阿荷呀！”沈成有点意外地看着郢荷，一脸不好意思地搔着头，道：“我笨手笨脚的……刚刚打破了小姐最喜欢的盆栽……就是地上花。”郢荷看着地上的话，不敢相信地说：“菊花？这花我们庄院里不是很多吗？为什么小姐独独就喜欢它？还为了这花骂你？”看着随处可见的菊花，郢荷实在不能相信，那个穿著华丽的小姐，居然会喜欢这么个普通的花儿，像她那样养尊处优的人，不是都尽喜欢些奇珍异品吗？像杨珠珠就是了，难不成这位小姐不一样吗？沈成搔着头解释道：“这花儿，是姑爷在年前送给小姐的，小姐一向很珍惜姑爷所送的东西，就算这盆花真的很普通……在小姐的眼里却比什么都还要来得重要得多，而这花……虽然是还可以救活，可是那也只是截枝再种，并没有办法像原来那样，所以……小姐才会那么生气……”听沈成如此地解释，郢荷不由得感到事情严重了，“小姐，除了骂你外，还有没有……说什么？像是处罚你之类的。”“小姐说要把我解雇，叫我不要再待在庄里头让她看见……”沈成还是搔着头，只是那颗头是越搔越低。

“啊？这怎么行？”郢荷一想到沈成没办法再待在云霞山庄内，就觉得他好可怜，一个三十岁的男人，没有其它的谋生能力，会的就只是种花剪草，如今却为了一盆随处可见的菊花，而被赶了出去，这叫沈成要如何是好？“小姐怎么可以把你赶出去？这云霞山庄当家的是少爷呀！”郢荷愤愤不平地说。

当她说完，不禁想起自己为何会有这样的勇气说出这种话？以前在华山的时候，她不都闷声不吭的吗？就算有什么让她感到不平的事，她也不会说什么，如今为何她变了？变得如此敢为他人打抱不平？“嘘……阿荷小心这些话让别人听了去。”沈成连忙阻止道。

沈成拉着郢荷双双躲到一棵大树的后面，才很无奈地道：“小姐一向是如此，少爷也不会管这些事儿的，少爷一向不想多管小姐跟夫人的事儿，所以就算发生什么事儿，只要是牵扯到小姐、姑爷或是夫人，他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，我们这些下人一向都很清楚……”“可是……成哥，你甘心就为了那么一盆菊花被赶了出去吗？”郢荷咬着下唇问。

这些事，她都听说过了，但郢荷依然不敢相信沈成居然一点都不感到生气。

沈成也不知该要如何作回答，只是，“我……我……”个不停。

郢荷实在是看不过去，结果她便擅作决定地道：“你不敢反抗小姐，那么就我去跟少爷说，我每天都会到少爷住的那个苑子去，一定有机会帮你跟他说，叫小姐不要把你赶出去。”“阿荷……”沈成看着郢荷激动地神情，不由得担心郢荷太过冲动，不只没得让他继续留在山庄内工作，就连她自身的工作都有可能不保，“阿荷，还是不要了……我人这么强健，出去外面一定还是可以找得到工作的……”只见，郢荷坚决地道：“不行，大妈就你这么一个儿子，你不留在她身边，她就一个人孤单的待在这儿了，所以我一定要去帮你讲！”“阿荷……”沈成一点也没想到，平常让人感到淡淡不大敢跟他人说话的郢荷，居然也会有激动的一面，而且还是为了他……。

郢荷带着几只狗儿，装作若无其事地晃到萧忆风所住的诗冬苑。

而这一晃，就耗掉了郢荷一个多时辰，才见到萧忆风外出回来。

只见，萧忆风一脸疲倦地走向自己的小书房，而片刻不离的沙文雄，自然也跟在萧忆风的身后。

郢荷一见到萧忆风的出现，原先的不耐，立刻一扫而空，她三步并作两步地冲向萧忆风。

“少爷！少爷！”郢荷拉开嗓门地叫道。

就算再小的声音，以萧忆风自身的修为来讲，要听清楚并不是件难事，更何况郢荷硬拉大嗓门地吸引他的注意力，这叫他想不知道郢荷的存在，着实也是不大可能的。

沙文雄一见到郢荷往他们的方向冲来，连想都不想地便拔剑横在萧忆风的身前，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，喝道：“站住！”郢荷见到沙文雄拔出的剑，才赫然发觉沙文雄人已横在萧忆风的身前，根本就不容她再往前一步。她放缓了往前的脚步，神情紧张地对着萧忆风说：“我：……我有事找少爷……”沙文雄一点通融地神情都没有，只是板着一张脸道：“有什么事，就站在那边讲就好了，不准你在靠近少爷一步！”郢荷疑惑地看着沙文雄，她不懂，为什么她不能靠近，难道……她做错了什么事吗？才会因此让沙护卫防她就有如蛇蝎。

可不管沙文雄是不是把她当蛇蝎，她都要把沈成的事告诉少爷，不然沉成就真的会被小姐给赶了出去。郢荷如此地暗忖着。

郢荷站在就离沙文雄的十尺之外，道：“我想拜托少爷不要把成哥……呃！沈成给赶出云霞山庄。”此时，郢荷脸上的激动一览无遗地看进萧忆风眼里。

萧忆风微拢着他的双眉，“你在说什么？沈成又是谁？”他对郢荷那股熟悉地感觉，就这么毫无警号地自他心底涌了出来。而这次并不是因为她的名字，而是郢荷那十年前，敢对他讲话不客气特异的个性；虽然，这次他是称自己为少爷，可是那少有感觉，就是那么清晰地显现了出来。

“沈成就是沉大妈唯一的儿子，是云霞山庄的长工，他在这出生，在这工作也有一二十年的时间了！”郢荷解释着沈成的身份。

萧忆风手一挥，示意要沙文雄退下去，他直视着郢荷，问：“为什么你要我不要把沈成赶出去？你是不是弄错了什么？”郢荷摇晃着头，“我没有弄错什么，成哥打破了小姐的盆栽，一株菊花……：小姐很生气，打算把成哥给赶了出去，虽然那株菊花是姑爷送的……可是我想成哥一定不是故意的，再说成哥在这住了那么多年，也为云霞山庄工作了那么多年，现在要把成哥赶出去，那要叫成哥如何是好？沉大妈也只有这么一个儿子，少爷要真的把成哥赶出去，沉大妈岂不是很可怜……”萧忆风又是手一抬，阻止郢荷那大一串话，问：“沈成在庄里是做什么的？”“花匠，少爷。”这次回话的人，不是郢荷，而是站在萧忆风身后的沙文雄。“沈成是一个老粗，不过就如这小鬼所说的，他是在这庄里出生，也一直是在庄里工作，人相当忠厚老实，咱们庄里的花草树木大多是由他来负责的。”听到沙文雄的话，郢荷不由得一愣。怎么沙护卫讲的这些话，听来好象有点是在为沈成求情？这让郢荷不由得对沙文雄令眼看待。

“只是打破了一盆菊花？”让人听不出情绪的声音，就这么溢出萧忆风的喉。

郢荷咬了咬牙，应道：“是的！少爷。”深邃地眼眸看着郢荷，口中却是对着沙文雄说：“老沙，你先去跟管事知会一声，就说我要沈成留在庄里，为我整理诗冬苑的花草。”“可是……少爷……他……”沙文雄不甚放心地看着郢荷跟她身后的狗儿。

萧忆风抬手又是一挥，“没关系，你该不会对我信心吧？”他挑着眉，斜睨着沙文雄说。

沙文雄闻言脸上煞时变了颜色，“小的不敢，少爷的武功，当今武林没有几个可以比得上。”沙文雄这话有没有夸张，他自己跟萧忆风都心知肚明。

沙文雄躬身一揖，“老沙，这就去找管事，将少爷交待的传下去。”话一说完，片刻不敢担误，便连忙转身去前苑找管事。

待沙文雄人一离开视线范围，萧忆风才又缓缓地开口，“你不怕为了这件事来找我，因而被开除吗？”萧忆风那双深邃地眼眸，自盯着郢荷看时，郢荷就因那对有些犀利、又有些冷的双眸，不由自主地僵着身，连动都不敢动、大气也不敢喘一口地钉在地上，直到萧忆风的眼眸稍微偏移、开口时，郢荷才猛然松了口气。

郢荷略微迟疑地回答，“我怕再带着狗儿们饿肚子，可是成哥母子俩人待我都极好，我不忍心看着大妈一个人留在庄里，见不着自个儿的儿子，也不忍心只会种花修草的成哥，只因一盆处处可见的菊花，而被扫地出门……”她在萧忆风面前坦承不讳。

萧忆风的眼眸一闪，“怕还要强出头？”本来认为他所记得的“郢和”经过十年已经变了，可他没想到，在与“他”的第四次见面的这时候，十年前的“郢和”和现在的“郢和”，两个印象居然重叠在一起，就好象这十年间，“他”一点都没有改变。

熟悉的感觉，就这么袭卷向萧忆风。这时的萧忆风，着实是不知是喜，还是恐惧。

恐惧？不！这两个字永远都不可能出现在他的身上的。萧忆风如此傲然地想道。

郢荷吞了吞口水，“我……不是强出头，我只是想让少爷知道实情……”“实情？”一抹怪异地神情，打破了萧忆风本毫无表情的面具。

郢荷不解地看着露出平板以外神情的萧忆风。

只见，萧忆风扯了扯嘴角，突然冒出一句。“我知道太多的实情了。”“啊？”为什么她一点都听不懂少爷的话？只知这一句话听来有点沧桑。

“没事了，你下去吧！过些天，你的狗儿们就要派上场了，这些天你就多加把劲。”萧忆风不看郢荷，也似乎没在看眼前苑内的景物，像是在看遥远的地方，道。

郢荷真的是被搞迷糊了，她完全听不懂萧忆风的话，可是她也只能弯着腰道：“是……少爷。”

应天府。

夜里的应天府，有一个相当热闹的地方，那就是不夜市。

不夜市里，有着各式各样的摊贩，可，在不夜市里最热闹的地方，并不是摊贩集中的地方，而是……赌坊跟烟花窟所集中的万花同。

在这儿，有不少三百六十五行的贩夫走足，虽然这些贩夫走足的人数众多，但在这儿最猖獗地却是应天府一带，富商、高官所生所养的纨绔子弟。

而这些无所事事富家子弟，最常聚集的便是名扬应天府的万福楼。

欸！这万福楼可不是一般的酒馆，而是聚集了数十名来自各地的美女，所在的一个地方，说得简单一点，就是妓院啦！

“哈哈！来来，澈雪陪我多喝一点，等会儿我就赏你二十两白银。”一名

俊俏、身穿白裳的男子，一手拥着妖艳妩媚地女人，嚣张地笑道。“柳兄，你看这小妞多俏呀！皮肤就像嫩梨一样，一咬就有汁……哈哈！”那名被称为柳兄的人公子哥，也如白衣男子一样，拥着一名美女，上上下下地摸着怀中的女子。

而这两名一身雍华的男子，一个是县府大爷的小儿子，柳文宣，一个则是木材商的儿子，同时也是……云霞山庄的姑爷，高苏志。

高苏志是一个二十七八的年轻人，外表干净却有点浮夸，一看就知道他是一个极擅于玩乐的人，只是……他这么一个有了家室的男人，在这烟花之地流连不去，似乎太……在这时代的男人，偶而进出烟花地本没有什么，可高苏志他连今日却是已足足有半个月不曾回过云霞山庄，这就稍嫌是过份了点吧！

平日不喜工作、好吃懒做的他，就连自己父亲留下给他的产业，他都不曾好好地管过，他能如此豪无顾忌地挥霍，全仗了自己小舅子那片数不清的家财。而他长得那么大，可能就连自己赚个半子儿都不曾呢！

“高兄，你半个月不曾见过自己的爱妻，不要紧吧？”一番笑闹后，姓柳的男子突然问。

高苏志先是一愣，随即大笑了出来，“哈哈……我妻子？没关系，她可乖的呐！我做什么，她都不会有什么意见的，只要我回去时，帮她带个胭脂水粉，她就高兴得什么都忘了……呵呵……”高苏志怀中的女子，撒娇撒痴地笑道：“唉呀……高郎你真是坏呀！”高苏志色咪咪地亲了那女子，嚣张地笑道：“我坏？对我就是坏……今天晚上我会更坏，坏到你明儿个起不来……呵呵……”他轻拧了女子地脸颊。

“高郎……讨厌……”她一声似真又似假的羞笑道。

柳姓男子，似乎有点不相信地问：“真的没关系？你的大舅子可是云霞山庄的少主耶！”“没关系、没关系，就算我小舅子看我不顺眼，我丈母娘可不会让他动我半根汗毛……”高苏志自信地笑道：“我可是她女儿的丈夫……哈哈……”柳姓男子，不难从高苏志的笑声中听出高苏志的得意，仿佛，云霞山庄的一切，就这么一辈子可以让他如此地如意。

只是……有可能吗？尤其他还……圆月儿高挂的夜里。

有人早早便已上榻呼呼大睡去了，有人捧著书苦读，只望来年可以赴京赶考，考个好功名回乡耀祖，也有人趁着明朗清凉的夜，与情人私会，更有人与好友相邀，一同赏月饮酒吟诗。

当然也有人很奇怪……揽着衣服躲在房中自愉，这人不是谁，就是带着将近二十只狗偷逃下山的郢荷。“嘻……”郢荷穿著女装，对着铜镜转身子，任由衣裙扬起一波波地布花儿。

自从郢荷从沉大妈手上收下了几件女装之后，郢荷便时常偷偷地在夜里，穿上了这些年代已久的服饰，虽然，这些衣服只是粗布所制成的，可是对郢荷来讲，自她懂事起便从不曾穿过女装的她，这些粗布衣却有如镶着金丝的锦衣，宝贝得很。

白天里，经常会听到沉大妈对郢荷报怨，说郢荷不肯好好穿她所送的衣物，而糟蹋了她保存多年的衣服，可夜里，沉大妈又怎知道，郢荷总是非得穿上一穿她所送的衣服，才肯好好地上床睡觉呢？郢荷之所以不肯穿著女装出现在沉大妈的原因，其实简单得不得了，只因她不曾穿著女装，压根儿就没有信心，穿著与平日所不一样的衣服踏出房门一步，也才因为如此，郢

荷总是穿了女装后，躲在房内揽镜自愉。

郢荷看着自己的装扮，虽然比不上在庄里工作的丫鬟，可是可以换下男装却是最让她高兴不过的事了，因为这世上是不会有女子希望自己永远穿著难看的男装，至少她就不会是那样的女子。

“嘻嘻……”

郢荷眉开眼笑地对着镜子搔首弄姿。

突然，

“汪汪汪！汪汪！汪汪汪汪！”

外头的狗儿们叫吠声，此起彼落……，惊得郢荷不得再继续她的自愉，只想到有人闯入庄里，就这么忘情地冲出了房门……。

## 第四章

狗群狂吠声乍起后，笼罩在黑夜里的云霞山庄，顿时热闹了起来。只见，数十数百的灯火，不断地在庄院内闪动，更不时可见，狗儿敏捷的身影，就在灯火下窜动；而窜动的方向虽没有丝毫的定位，但光见狗儿们一致的行动，便轻易可知，一定是有人潜进了山庄内。

“怎么回事？发生了什么事？”郢荷慌张地自房内冲了出来，一路找到狗儿们狂吠的地点。

几名大汉，正手持着长枪，神色紧张地围跟在狗群的身后。

其中一名一看到穿女装的郢荷，马上露出一脸不耐地神情，喝道：“抓闯入山庄的不肖份子是我们的工作，你这么一个女人家，凑什么热闹？”郢荷先是一愣，才猛然想起，自己身上所穿的衣服是姑娘家的服饰，难怪他们都不认得她这一个专门训练狗儿的人。

只听，“阿和那小子究竟是在干什么？到现在还没来，这群狗虽然不会让人给跑了，但我们也为了这些狗儿根本无法动手……”“待会儿，他要是来了，就知道好看了，管事要是知道他怠忽职守的话，一定会狠狠的削他一顿……”“可恶，究竟是什么时候才来，再不来要是人溜了，我们怎么跟少爷交待？”听着听着，郢荷忍不住笑了出来，但她也知道事情的严重性，毕竟管理狗儿、让狗儿听话是她的工作，她可不想因为怠忽职守而惨遭被赶走的命运。

郢荷双手往前一伸，将挡在她身前的大汉推开。

这一推开，马上引来大汉们的不满。

“你这女人在发什么神经呀？”开始有人骂道。

“你不要命啦！这些狗可是凶得很呐……”郢荷只是淡淡地瞥了他们一眼，随即便对着前方的狗群们，吹起一声既尖又昂长地哨声，“哔”哨声一起，不由得让刚刚那些破口大骂地大汉们一个个愣在当场。

而狗儿们也在哨声响起时，起了微妙地反应，一只只狂吠中的狗儿，刹时静了下来，瞬息间的变化，更是让那些大汉们吃惊不已。

“你是谁？这些狗怎会听你的话？”一名不敢相信脱口问道。

“我就是阿荷。”郢荷回头微微一笑，随即又换上正经地表情，对着狗群

们喝道：“全给我趴下！”所有的狗果然就如郢荷所喝地，全都趴在地上不动。

这可让所有的大汉不能再相信郢荷所说的话！

“你……”郢荷板着一张脸道：“赶快去抓人吧！它们不会咬你们的，只要你们还是穿着庄院的护院衣服就不会，快点去！”她催促着。

这才让一大票大汉猛然地从疑惑中醒来，想起自己还有重要的事得先做。

所有的护院就在不必担心被狗攻击下，全部往潜入者所藏身的地方围了去。

潜入者大概看到自己被围，一时沉不住气，便不小心现了身，而这一现身，理所当然地少不了引起一场斗殴。

只是，潜入者的武功高出护院们太多，根本无法一时便制住对方，但也因此，引来了，正在查看帐簿的萧忆风，以及专门守护萧忆风的沙文雄。

“怎么回事？阿和人呢？”萧忆风出口问在场，最闲也是唯一可以问的郢荷，只是郢荷背着萧忆风，加上穿的又是女装，使得萧忆风压根就没想到郢荷人就在他身前。

郢荷一听声音便知道来者便是萧忆风，只是她还没开口，就便又听到沙文雄怒气冲冲地骂道：“你这女人知不知道这里很危险呀？眼前不只是有刺客，还有一群凶恶得让大男人都不敢轻易靠近的狗儿，你这女人简直就是不知死活！”听到沙文雄这些话，郢荷有种让人看扁的感觉，让她不由得火气跟着上升了些，她扯着一抹像笑又不似笑地表情，回头道：“可惜就只有我个不知死活的女人，才有办法管得动这些狗儿。”沙文雄张口结舌地看着回过头来的郢荷。

“你……你……”就连萧忆风也既意外又诧异地看着云发垂肩，身穿着将郢荷衬得像是纯真得像小村姑的女装。

“你是女的？”

今夜，云霞山庄的大厅，与往常回异。

午夜时分，不只是没有寂静暗黑，反而还灯火大亮，门外人潮拥挤，再加上吵杂声不断。

只见，挤在门外的人脸上，皆挂着一抹好奇地神色、猜疑地眼神。

远处。

“老蒋，你说那个训狗的护院是个女的？你有没有听错呀？”被人从被窝挖起来的一名小伙子，跟在一名头顶苍发的老头后头，问。

老头头也不回，有些不奈烦地道：“不相信我的话，你等会儿就自己看不会，看我老蒋是不是有骗你，欸！小子你年纪轻轻的，动作却那么缓慢，比我这个老头子还要来得差劲，快点啦！”看来，郢荷是女的这件事，可真的是让云霞山庄上上下下，在这个早该是沉睡的时刻，一个个都背弃温暖的被窝，匆匆忙忙地赶来凑热闹了。

异常热闹的情形，可真的是让本来宁静得有如明镜湖般的云霞山庄，完完全全地变了样了。不只如此，这大厅之外的回廊，在此时，可能还比应天府中的不夜市，还要来得热闹许多呐！

郢荷这件事，还惊动了大小姐萧秀玫和高高在上不肯与人一般的老夫人，余氏。

厅内，老夫人余氏就坐在大位上，而少主人的萧忆风亦是坐在上方，

看着站在中央，神色显得异常不安地郢荷。

原本，萧忆风将郢荷叫到大厅是想问明她为何要女扮男装，可是他一点也没有想到，这中间不过短短一盏茶的时间，却会引来如此多人的观望，就连他那平日不大愿意踢出春风苑的母亲，居然也闻风而来。

萧忆风着实是感到有点头疼，潜入者的事还没有处理好，却又引来两个难缠的人来，萧秀玫跟余氏，萧忆风不禁想要摇头叹气。这整个云霞山庄，萧忆风最不想见的就她们两个人，还有自己的妹婿高苏志。

可偏偏深夜的这场骚动，却一引，便引来了这两个人。

但是，此时最让他在意的还不是萧秀玫和余氏，而是站在厅中的“郢和”。

和缓的灯火下，郢荷看起来比白日里的她还要来得娇小许多，虽然脸上没有半点胭脂水粉，却也还是看得出她那皎好的面颊，比起萧秀玫还要来得引人着迷。只是，一直把郢荷当成男儿身的萧忆风，对这样的变化不由得感到有点不自在，但不可讳言地，萧忆风心中还是有一丝窃喜。至于，为何窃喜，萧忆风自己也说不上来。

余氏边喝着下人捧来的春茶，边问道：“风儿，就是她引起骚动的么？”萧忆风一向知道余氏为人无情，只讲求获利牟利，像郢荷这样毫无背景的下人，她根本就不会放在心上，动辄便要赏人五十板，不然就将人赶出庄。所以，在云霞山庄内，除了少主萧忆风让人敬畏外，就属余氏最难惹，因为余氏不会像萧忆风一样，赏罚分明，所有的赏罚全看她当时的心情如何。偏偏，萧忆风又敬余氏为母，不愿与余氏有所争执，大多采睁只眼闭只眼的作风，任由余氏高兴，而甚得余氏所疼爱的萧秀玫，也因此有样学样，反正她的背后有个余氏为她撑腰嘛！

萧秀玫一脸不屑地神情斜睨着郢荷，尖酸刻薄地道：“就这女人吵了我们的好眠呀？”她往郢荷走近了一步，“喂！你这女人为何要故意女扮男装混进我们庄里？说！你究竟有什么意图？”看到萧秀玫的嘴脸，郢荷不禁想起最爱虐待她的杨珠珠。若在以前，她或许会害怕像杨珠珠这样的人，可是在离开华山后的这段时间里，尤其是在这云霞山庄，经过别人同等地对待，郢荷早已悄悄地萌生了未曾有过的自信和勇气。

她昂首挺胸，没有丝毫的心虚，道：“我没有故意要女扮男装混进云霞山庄。”没有畏惧地神情，让萧秀玫感到被羞辱、不受尊敬，她懊恼生气地道：“你明明就是个女的，还说你不是故意的？”自从郢荷帮沈成跟萧忆风上诉之后，萧秀玫就开始注意到郢荷这个人，别说只是注意而已，她还很认真地想找机会将敢跟她作对的郢荷给赶了出去。如今，有这样的机会，她岂会轻易就放过羞辱郢荷？

“我已经说过了，我不是故意要女扮男装的，要信不信随便小姐你。”郢荷硬声地道，一点解释的意味也没。“那你为何要穿男装？而不穿女装？你没有半点合理的解释，凭什么让人相信？”萧秀玫咄咄逼人地问。

“我……”郢荷瞪着萧秀玫，本想解释自己当初来是因为只有一套男装，逼不得已才让人误会，可她又忍不住想到，沉大妈不久前才将其年轻时的衣物给她，她却是因为不曾穿过女装，而不敢在人前恢复女装，可要真的将这些说了出来，她岂不是要被人家笑掉大门牙？而且，她相信眼前的这些人，肯定不会相信这种话的。

就在这时，沉大妈突然推开人群站了出来。

“她让我们庄内的人带回来时，身上就只有一件破衣服，而且连半毛钱都没有，小姐，没有半毛钱的人，您想要她换回女装，有可能吗？光只是一件粗布衣就要半两银子，而没有钱财的阿荷，有得吃就很幸运了，哪有可能去买件粗布衣来证明自己是个姑娘家？更何况，阿荷进庄内才刚领过饷银，尚未出庄过，又如何去为自己添购衣裳？”沉大妈一向就看不过萧秀玫这个人，再加上她所认知的郢荷又太老实单纯了点，而且郢荷还曾为了自己的儿子去找过少爷，光凭这几点就够沉大妈为郢荷挺身而出，为郢荷说句公道话。

萧秀玫一点也没料到居然有下人，会不惧她而站出来为郢荷说话，这着实让萧秀玫一张脸青了一大半。

“你……这老太婆，她真的没半件女装吗？那她现在身上这件女装又是怎么回事？还有，她说不定早计划好了，让我们云霞山庄的马车撞上，好顺理成章混进来，既然要混进来，当然身上没有分毫，不然我们有怎么可能收留她？”萧秀玫硬是找出一些理由来，想证明郢荷是奸细。

沉大妈目不斜视地道：“她身上那件女装是我送给她的。”萧秀玫闻言一愣，“你送给她的？你怎么有可能有这种年轻姑娘家的衣物？老太婆，你想要帮她脱罪，也用不着说这么瘪脚的谎吧！”她不屑地笑。

左一句老太婆，又一句老太婆，听得沉大妈不由得火了，“瘪脚的谎？难道小姐不知道老太婆我也曾经年轻过吗？这些衣服可是我还是姑娘家时穿的。”沉大妈话中带话地暗讽萧秀玫没常识，同时暗讽着萧秀玫，她也会有老的一天，这些萧秀玫可听得出来，她忍不住骂道：“你不过是个下人，居然敢跟我顶嘴？你今天就给我滚出云霞山庄，连你儿子也是！”这时，连萧老夫人也开口了，“秀玫说得没错，一个下人敢跟主人顶嘴，那还成样儿么？这样的下人，的确是不配留在我们云霞山庄。”突来的开口，不只是让沉大妈一惊，更是让郢荷感到忿忿不平。她不再顾虑自己是否能再继续留在云霞山庄，往前一踏，指着萧老夫人道：“你这配叫老夫人吗？不公的行事，又叫人如何信服？难怪我们这些‘下人’会跟你们顶嘴，现在要是真有其事，而我又当真是奸细的话，相信不会有人愿意站出来为我讲半句话的，我穿男庄进到云霞山庄，又怎么样？我是个姑娘家又怎么样？事情不查明就乱定我的罪，我不服！沉大妈因为我讲几句话就遭被人赶的命运我更不服！哼！什么天下有名的名家，我看你所自傲的云霞山庄，比狗屎更不如！”萧夫人被骂得气红满面，“你……你……”郢荷又往前踏近一步叱道：“你给我闭嘴！”她转头面向萧忆风，不卑不亢地道：“少爷，云霞山庄是由您当家，我相信少爷您一定会客观公正才是，如果，少爷依然相信我是奸细，那我没话讲，我马上离开云霞山庄，今生今世不再踏入云霞山庄一步，我郢荷虽然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平凡人，但所说的话一定会做到的，至于沉大妈，她并没有做出半点对不起云霞山庄的事，希望少爷不要刁难她们母子俩。”在场的所有人，不分是萧秀玫、萧老夫人或是站在门外的长工、护卫，此时全都将目光投注在萧忆风地身上，屏息地等待着萧忆风的决定。

萧忆风深沉地眼神，直直地看着郢荷，“你实在不像是个下人。”“呃？”这算是什么样的回答？郢荷诧异地暗忖着。

萧忆风理所当然地相信郢荷，毕竟，十年前他就已经见过郢荷了，而那时的郢荷就已是穿著既破又旧的男装，他相信不会有人为了设计他，早在十年前便在他的眼前，演出了那样的戏。

同时，看着郢荷此时激动地神情，萧忆风更是觉得郢荷更像十年前，自己所见到的那个人，一个让他由衷想佩服的人，并不是郢荷有高不可侵的身份，也不是因为郢荷有高强傲人的武功，当然，这些郢荷全都没有，萧忆风之所以佩服郢荷，只是因为郢荷并不会为身份地位所惑，敢在他的面前，讲出真心话，就宛如他也是一个普通人一般。

萧忆风淡淡地开口说：“一个普通的下人，是不可能有这样的胆势，更不可能有这样的气魄讲出对主人的不屑，你到底是谁？”“啊？”这不就摆明了萧忆风也不相信她了。郢荷沮丧地看着萧忆风。她原以为云霞山庄的当家主人，应该会是一个通情理的人，郢荷怎么也没想到，到最后人家依然还是认为她是一个故意女扮男庄混进来的奸细罢了。

“那……这里既然没有留我的余地，我自然就得卷铺盖走路，我这就去将我自己所有的东西整理整理就走……”萧秀玟可没这么容易就放过郢荷，再怎么讲，萧忆风此时是站在她这边，她不好好的使用一下，岂不是太对不起她自己了。萧秀玟嚣张地笑道：“说走就走？可没那么简单，既然我哥都认为你是奸细了，那么你要走的话，可能就要先付出一点代价……来人呐！把她给我拖到地窖去。”先前受辱的萧老夫人，当然也不可能放过郢荷，也跟着道：“处她鞭刑一百五十下，然后给我从后门丢出去！”就在数名大汉往郢荷围了过去时。

“慢着！”萧忆风瞪着自己的妹妹与母亲道：“我相信她不是奸细。”只见，萧秀玟及萧老夫人愣在当场，还误以为自己是不是听错了。

萧老夫人一张脸挂着怪异地神情，问：“风儿……你说什么？你相信这个……下人？”萧忆风斩钉截铁地道：“我相信她。”“为什么？”就连郢荷也忍不住跟着萧家两母女问。

“难道我这云霞山庄的当家主人，要相信谁也要跟母亲与妹子报告原因吗？”

## 第五章

经过那场几乎被赶走了恶梦的数天之后，就在她要经过小竹林到另一个院子巡视时，却突然发现了一抹熟悉的身影，站在人工湖旁。

郢荷光是看那毕挺、高挑修长的身材，就知道那人是她一直铭感于心的人之一的萧忆风。

只是，郢荷不懂，为何在她印象中，那个气宇轩昂的男人，如今他的侧面却露出嗒然若丧地神情。

而看到萧忆风那显得有些……落寞地神情的郢荷，心头毫无由来地一抽。虽是如此，可她并不在意自己何以冒出如此莫名的反应，只在意在不远前的萧忆风为何会有那样令人心疼地神情，甚至一时间忘了自己要悄悄离开云霞山庄的决定。

看着萧忆风那神情，郢荷直觉那神情实是不适合萧忆风啊！而在不自觉中地往萧忆风靠近。

功力高深、江湖经验丰富的萧忆风，在郢荷停在小竹林前时，便已发现了郢荷的存在。只是，心情郁闷地他本不打算理会郢荷，可萧忆风怎么也

没想到，郢荷居然不像别的奴仆悄然地离去，反还往他走近。

“唉……”萧忆风苦笑地轻叹一声，心中不免有世事不如己料地感叹。

不自觉地往萧忆风靠近的郢荷，静静、沉默地停在离萧忆风身后两三步的地方。

萧忆风头也不回地开口问：“有什么事吗？”低沉富有磁性的声音在风中响起时，郢荷才猛然自心神迷失中醒了过来。

“啊！”她仓惶不安地道：“对……不起，请原谅小的……小的不是有意打扰少爷……”萧忆风又是一叹，暗忖着郢荷进入云霞山庄已有好些个时日，却还弄不清下人的用辞男女有别。虽感郢荷常识不足，他却又忍不住在心中为郢荷解释一番，因为郢荷鲜少见到他和小姐跟老夫人，再加上她自身的工作范围，导致掌管奴婢的大妈，没有办法教她身为下人基本的礼仪。

可萧忆风又忍不住想到，郢荷这样也好，不必为时下的礼仪所束缚，维持她原先可贵的直率，不必像他这样……才好……。萧忆风不禁感慨起自己的身世和缠绕在身上的责任。

“到底有什么事？”萧忆风沉沉地不带丝毫情绪起伏，问。

郢荷绞转着自己的十指，就是不知该怎么回答，“我……我……”最后，郢荷只好断然地道：“我是看到少爷脸上的神情……所以才……靠近，不知少爷是为了何事烦心？”关心？萧忆风直觉地就想到这两个字。他背着郢荷又是苦笑一声，“你似乎分不清下人的本份。”这话听在郢荷耳里，自然知道萧忆风是在指责她踰矩了，可她还是忍不住说：“少爷究竟是为了什么事烦心？小的我可以让您发泄一下，或许少爷您发泄一下，心里头会舒服一点……”呼！萧忆风猛然转身面对郢荷，神色略为不悦地问：“你这是在逼问我？”萧忆风的心中，虽然对郢荷的关心感到窝心，可他还是对郢荷如此地踰矩的举动感到不悦，尤其是梗在他心中的事，更不是她这样的下人该知道的。就算他不在意地说出口，也只是徒增郢荷的心理负担罢了，再说，要是郢荷的口风不紧，那他们云霞山庄岂不就要……贻笑江湖了？“小的不敢……”郢荷连忙低垂下头低声道。

看到郢荷仓惶失色地神情，萧忆风反倒觉得自己吓到了她，而感到不忍。

萧忆风又是一叹，道：“算了，你走吧！”可郢荷并没有如言走开，她依然还是站在萧忆风地身前，脸上地神情既是犹豫又有些为难。

萧忆风右眉为之一挑，“还有其它的事？”“没……没有……只是……”郢荷吞吞吐吐，就是讲不出一句完整地话来。而她的吞吞吐吐，正将她的踰矩表露无疑。

“只是什么？”郢荷瞄了萧忆风一眼，才又道：“少爷到底是为了什么事烦心？”呵！郢荷还真是不死心呐！居然还敢再问。

萧忆风从来碰过像郢荷这样的下人，虽然他本就知道郢荷与其它的下人不大相同，不只是在学识上或是下人应有的基本常识上都所差异，可怎么也没想到，郢荷的常识居然会差到这般地地步，居然不顾他的不悦逼问他的事。

萧忆风忍不住在郢荷露出一抹笑容，一抹有些嘲讽、有些可笑地笑容。

然而，郢荷却因萧忆风那抹笑容而当场愣住了。只看过萧忆风一次不怎么算笑的郢荷，不由的因那抹笑容失了神。

虽然，萧忆风该为郢荷的踰矩生气，甚至发怒，可是他就是不知怎么

地，直感到刚刚那股窝心的感觉，居然在他的胸中扩散了开来，而且还可以感受到一股暖暖、舒服地的暖流，正在他的四肢中窜流。

从没过……应该是自父亲去逝后，便不再有过这样的感觉的萧忆风，真的是不知该如何去归化心中的这股异样的暖流。可就算他再怎么不知该如何去归化这突如其来的情感，他的本能依然使他脸上那一成不变的冷淡，卸了下来，取而代之的就是他鲜少在下人面前所露出的笑容，虽然他脸上的笑容着实是有些怪异。

萧忆风缓和的神情，让郢荷更是涌起勇气，忘了自身的立场，而再次问：“少爷，你就说与我听吧！说不定，真的可以帮你一解心中的郁闷。”萧忆风转身望向那微风所掀起微波的人工湖，心中所想的是，居然不是自家人当他诉说苦闷的对象，反倒是一个身份低微的郢荷，毛遂自荐要当他的倾诉人，这是多么可笑呀？多年的历练，早已让他成为一个内敛的人，就连许多事，常年跟在他身边的沙文雄，也都只知道事情的经过，而无法猜透他心中的想法和感觉；而如今想要了解他的人，不是自己的生母，不是自己的胞妹，也不是自己的心腹，而是这个身份与自己差距甚大、偶而一见的郢荷。

萧忆风忍不住想到，人生难得一知己，而感到欣悦，纵使这位知己是现在才要开始了解他。

他抛开地位的隔阂，微笑道：“你以后就待在云霞山庄工作不要走了。”郢荷的心中虽是满是疑惑不解，却还是跟着萧忆风走。

“相公……你可回来啦！”萧秀玫捧着茶水，巧笑倩兮地服侍着刚进房间的丈夫。

依然是一身白的高苏志，温柔地在萧秀玫脸上轻啄了一下，笑问：“夫人可有想为夫的我？”萧秀玫一副大家闺秀地模样笑道：“相公这几日去了哪儿？秀玫可是想煞了相公你了！就不知做相公的想不想自己的娘子？”撒娇的口气，一点也不像她对着沈成、郢荷发怒时有如夜叉一般地令人厌恶可怕，仿佛她原本就如此地温柔可人。

高苏志修长的手指往萧秀玫的脸上一刮，笑道：“当然想呀！我有这么可爱的娘子，外出怎么会不想。”露出甜蜜笑容的萧秀玫，黏着高苏志问：“那相公回来时，有没有去跟娘亲问安？我娘这些天一直问起你呐！问你到底要到何时才会回来。”“当然有呀！娘子最在意的事我怎么有可能把它给忘了，当然一回来就是先去丈母娘问安，还有，为夫的我还陪着丈母娘聊上一会儿才回来呢！”高苏志理所当然地笑道。

只是，他的眼中闪过了一丝不易查觉地狡狴。

萧秀玫愉悦满意地亲吻了高苏志一下，道：“相公真好，难怪我娘老是笑说，她上辈子烧了高香，才能有你这样的女婿。”“那当然的，我要是不孝顺丈母的话，当初丈母娘又怎么会把你嫁给我？”高苏志骄傲地笑说。

“是喔！”萧秀玫露出羞赧地一笑。

可高苏志是真的孝顺吗？嘿！这就只有他自己跟老天爷才知道实情啰！

自从郢荷被误以为是奸细起，郢荷便真的是恢复女儿身了。

本来要郢荷换上姑娘家衣服的沉大妈，更是硬逼着郢荷不得再着男装。当然，从郢荷穿著女装时的举动看来，没有一个不认为郢荷以前真的穿过姑娘家的衣物吗？不只是走起路来经常踩到衣摆，还不时因为动作粗鲁而东撞西撞，撞到只要是磁制的家具，没有一样是可以保留完整的模样。

因此，总是有人忍不住要问郢荷。

“你真的是姑娘家吗？”就连萧忆风也不免对郢荷露出怪异的目光。

然而不管如何，郢荷对这问题只有一个回答，“我以前从不曾穿过姑娘家的衣物……所以……”如此地回答更会引来他人的好奇，而郢荷也只是大约地解释自己来到云霞山庄前，自己的处境，但她就是不曾对他人讲过，只因郢荷是自华山“偷跑”出来的。

只是，她一点也没想到，就算她再怎么致力隐瞒自己偷跑的事实，还是让碰上她最不愿再见到的人——华山杨家的人。

一早。

郢荷便从庄内的长工口中得知，华山派的杨晋东，在昨日傍晚便派人递上拜帖，告知萧忆风他们将于今日的午时登门拜访。

刚听到这消息时，就宛如晴天霹雳一般，被霹得心头慌乱、惊颤不已，更使得她无心于工作，只是一直担心着自己，要是无意间被撞着了该怎么办才好？郢荷自知自己一定无法对杨晋东及杨珠珠解释什么，可是要是云霞山庄里的人要她解释，她又该要如何去解释呢？要老实地托出？还是编派一些谎言敷衍一番？“阿荷？阿荷……”“啊？”郢荷自不安难稳的思绪之中，回过神来应道：“有什么事？成哥。”沈成站在花埔中，边挥汗边问：“你今儿个是怎么了？一副心不在焉的模样，有什么烦恼吗？”郢荷两次的相助，让沈成这名大老粗、老实古意的人，打心底感激，如今看到郢荷一脸忧色，沈成不免关心地询问郢荷。

“没……没有……”郢荷勉强地挤出一抹微笑道。

沈成不大相信地看着郢荷，“真的没事？”“是呀！”郢荷不愿将自己从华山偷逃出的事讲出来，只有睁眼说瞎话。“不然，成哥认为我有什么烦恼？”沈成偏着头，想了想才一脸拙相地说：“我不知道，我只是看着你今天一直心不在焉地走来走去，脸上还一直挂着忧心的神情……所以我才会以为你心里头有什么烦恼困扰着……呵呵……可是我好象猜错了！”他边搔着头边干笑。

让人关心的感觉真好……。郢荷不禁心有所感地想道。

“多谢成哥关心，我真的……没有……”可沈成的好意，却让郢荷越感到自己昧着良心在说话实是难过。

沈成看着郢荷的神色，还是感到些许地不放心，因此他为了让郢荷可以感到开心一点，便道：“今天听说华山派的掌门人和他的妻女要来，不如我们先放下工作去偷看吧！”

听说杨掌门的女儿长得非常的标致哦！”“呃……这不好吧！我们是下人怎么可以去偷看少爷的客人？要是被管事的知道，我们肯定要挨一顿骂，严重一点，说不定老夫人跟小姐又可以找机会把我们赶出庄。”郢荷哪有可能答应沈成那荒唐的提议，要真的答应了启不就是自寻死路？这严重性沈成也是了然于心，可是看到郢荷一副愁眉不展地模样，他更是看不过去，“嗯……不过，只要我们藏得好不要被人发现了就行了呀！再说，这回儿又不只是我们俩个去偷看，还有其它人也会去的，我想要真的是要处罚我们，其它人也是会被处罚的，还有呀……管事的可不会一次就赶走太多的人，要真的赶走我们，那这大好的庭院可就没打扫了，还有老夫人跟小姐可就要饿肚皮喽！”沈成是越讲越心宽，笑容更是越扯越大。

郢荷依然还是不能就这么放心的跟去，毕竟，她可以猜得出来，要是

杨珠珠发现她的人待在云霞山庄的话，不是她惨，就是萧忆风这个主人没了颜面，硬被栽上莫虚有的罪名。对于萧忆风宽大的对待，她就已经感到相当了感激了，要是在这当头让萧忆风没了颜面，那她就真的是恩将仇报。

“我……我还是不要去了……”可沈成并没有给她再说下去的机会，硬拉着她地手往前院去，只是边走的当头上，沈成带着不大相信地口气边问：“你有没有感到少爷对你跟我们俩母子特别的宽恕？以前少爷虽然很好，可是他从不曾好到这种程度……为了你跟我娘的事，不顾老夫人跟小姐的意见，硬是让我们三人留了下来……阿荷你有感觉到吗？”“啊？”郢荷疑惑了，她不懂为何沈成会有如此一问，“少爷的人本来没有这么好吗？”郢荷一直以为少爷是一个明事理的人，可是怎么沈成的说法好象不是这么一回事。

沈成低着声音说道：“我记得我曾经对你说过，少别一向不喜欢多管小姐、姑爷及老夫人的事儿，所以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，对吧？”“对呀！成哥是有讲过。”郢荷点着头道。

“前一阵子，你跟我娘的事儿不就牵扯到了老夫人跟小姐了吗？要是照少爷寻常的脾气，少爷一定睁只眼闭只眼，随着老夫人跟小姐性儿去，可事实却一反往常，这让成哥我着实想不通究竟是为了什么，少爷会改变……”郢荷眨着眼道：“成哥，你在云霞山庄待的比我久，你想不通的事，我更不可能想得通呀！”沈成突然停了下来，一双眼直直地看着郢荷，“阿荷，成哥我对这件事一直有种感觉……我说了，你可别骂我傻。”看到沈成那般沉重地神情，郢荷的神情也不禁跟着正经专注了起来，“成哥有怎样看法？”对于这种牵扯上她的事，郢荷不免会感到好奇。

“上回小姐要把我赶走，跟前一阵子所发生的事儿，两回当中，都有阿荷你……所以我跟我娘一直在想，少爷之所以会从宽发落，并不是因为我们俩母子，而是因为阿荷！”“啊？那怎么有可能……”沈成说的话，让郢荷着实感到荒唐，她不禁笑道。

沈成一本正经地道：“为什么不可能？”郢荷反问：“那又为什么有可能？”“像我们这样的下人，云霞山庄并不会在意是多一个还是少一个，平日不喜多睬老夫人跟小姐事儿的少爷，不应该会突然转变的，应该是为了某些我们不了解的原因……”郢荷一双清澈地大眼，望进沈成那双老实、丝毫不懂得隐瞒地双眼，“所以成哥就想到是因为我？”沈成点头如捣蒜地道：“是呀！”可郢荷并不是这么认为，“成哥，自我进云霞山庄后，我就听闻过不少有关老夫人、小姐跟姑爷的流言，我相信成哥你应该比我更清楚那些流言吧！而我认为少爷也不可能完全不知道，所以我想，少爷之所以会有所改变，并不是因为我。”沈成虽也认同，但他更希望少爷是因为郢荷而改变的。虽然，郢荷的身份低微，可是光是郢荷的善良贴心，让沈成不由得希望她能得到幸福、富裕的生活：……如果，他不是一个小小的花匠的话，他会希望让郢荷得到幸福的人是自己，而不是少爷。可想归想，事实依然不会改变的，他依然还是一个，年饷不到五两银子无法养妻生子的花匠。

“或许吧……不过我还是有那种感觉……”

“唉呀！成哥你想太多了啦！”郢荷一双眼眸转了转，笑道：“成哥，我还是先去带着狗儿到别的院看看……”

沈成皱着眉摇头说：“还是先跟我去前院看看吧！换个心情也好，不然你要是一直心带忧烦的话，迟早是会生病的。”

“可是我……”

沈成不理睬郢荷的抗议，还是硬拉着她往前院去偷看来访的客人。

## 第六章

北方规整的住宅，一般分为前后两院，前院横长，大门开在前左角，又称为“青龙门”，坎宅巽门，视为吉利，它使从宅外进至前院时又增加了一个过院。而前后两院中，又相隔了一片小小的竹林，竹林中有一座垂花门式的中门，由此进入便到达了方阔的后院。

而云霞山庄的建筑规划，当然也不例外，只不过是它的范围大小比寻常庄院大上数倍，整体设计亦比寻常的庄院来得繁复、华丽了许多。

以桧木为主所装簧而成的大厅，看起来既深富古味又令人感到庄严肃穆。

加上厅内所摆饰的奇珍名画、价质不菲的古董，以及地上所铺远从波斯进口的地毯，在在地显示，这里并非是一般人可随意进入的地方。

只见，正有四人神色略带紧张地坐在厅内，等候大厅的主人到来。

那四人不是他人，正是千里迢迢地由华山而来的杨家夫妇、其女和门下弟子。

在他们四人不知等候多久之后。

突然，有一群丫环、奴仆端捧着茶水点心一拥而入。

相隔不久之后，只见，萧忆风一身绿色劲装，神色从容不迫、气宇轩昂地进入厅内。

萧忆风一进入厅中，立刻引来众人的注目，不须他人为杨晋东等四人引见，便知此人正是江湖中所传言的人中之龙。

而在杨晋东等四人中，又以杨珠珠最为诧异、惊艳，甚至可以说是萧忆风一见钟情，整个魂儿便被萧忆风给勾了去。她有些痴傻地对着萧忆风笑，压根就没想到眼前的这个男人便是那个视自己如无物的那个少年。

杨晋东连忙起身一揖，笑道：“久闻萧庄主是人中龙凤，今日一见，方知果江湖传言不假！敝人杨晋东，他们则是我的妻女和门下弟子。”萧忆风只是淡然地回以一揖，“久仰，家仆若有怠慢，尚请见谅。”“客气，客气！珠儿、方彬！还不快来见过萧庄主。”杨晋东一脸不敢当地道。

“珠儿，见过萧庄主。”“方彬，见过萧庄主。”杨珠珠、方彬两人，这才连忙向萧忆风打躬作揖一番。

方彬是杨晋东的大弟子，同时也是杨晋东最为宠信的爱徒，这回杨晋东一同带他下山，一来是为了方便行事，二来则是为了让方彬能够多增广一些见识。

萧忆风只是对着他们两人微微颌首，才又道：“四位请坐，茶水、点心也请随意。”

待杨晋东四人纷纷坐定后，萧忆风便立刻省了客套话，开门见山地问：“今日四位来访，不知所为何事？”

只见杨晋东皮笑肉不笑，虚伪地道：“杨某带着家眷、弟子下山本就为了让他们增广见闻，而路经此地，想当然尔，要带着他们上门来一见萧庄主的风采，否则便枉了我们下山的目地。”

这些话，不止讲得谦虚有礼，还在暗地里捧了萧忆风一把。

只可惜，对这样的话，萧忆风早已听多了，根本就不为所动，只是淡淡地回以礼貌的一笑。萧忆风心底更清楚的知道，眼前这老狐狸的目地，肯定不止是如此，可就算杨晋东有其它目地，萧忆风也不以为意。毕竟，像杨晋东这类的人，萧忆风见多了，只要杨晋东不过份，他做个人情招待一番，又有何难？再怎么说明，如今他是个道地的生意人，多个朋友有益于他各处的生意据点。

“不知杨掌门打算在此地盘桓多少时日？若杨掌门不急着离开此地，倒不防留在本庄作客。”萧忆风道。

萧忆风这么一问，正中杨晋东下怀，他故作牵强地道：“约莫也有十天半个月，可……留在贵庄，杨某怕太过叨扰了。”“云霞山庄，多的是客房，又怎会嫌杨掌门叨扰，再说，四位贵客的莅临可是为云霞山庄增色，若杨掌门执意不肯留在敝庄作客，那就是嫌敝庄简陋了。”虚伪的对话，本就是商人所应具备的本事，在这方面，萧忆风那冷淡的态度虽使他这方面不够生动自然，可一番话听下来，却还是有礼的紧。

“怎么会，怎么会！”杨晋东一脸为难地神色生动至极，“这……那杨某等四人，只好厚着脸皮叨扰数日了。”萧忆风招来管事命令道：“立刻为四位贵客安排四间客房。”管事毫不迟疑地立刻领着一群奴仆、丫环，去为杨晋东等人，清出四间客房。

“看来萧庄主平日定有不少访客。”杨晋东笑道。

光是看奴仆训练有素，老江湖的杨晋东，自然不难猜出，像这般大有名的云霞山庄，肯定有不少像他们这样的访客；更不难猜出萧忆风可能是以什么样的心态，来对待他们一行四人。可杨晋东并不在意，毕竟，他的第一目地以经达成了，接下来的，只要有时间给他，自然就不难达到。

“那也是来者不嫌敝庄。”萧忆风客气地道。

忽然，有什么东西引起了萧忆风的注意力，而望向厅外。

不知所然的四人，则是本能地跟着萧忆风望向厅外，只是，功力较深的杨晋东，多少知道萧忆风为何会有此一举。

杨晋东笑道：“看来贵庄的人都很好奇。”眼力极好的萧忆风，就在那一望中，瞥见了一席粉红色的衣摆，想也不想地便猜出那衣襟所属的主人是何人，因为也只有他所猜想的人，才会有勇气跟着一群大男人躲在石头后偷看。

那人不是别人，正是一直让萧忆风有些在意，却又不是很清楚为何在意的人儿——郢荷。

萧忆风虽不知郢荷为何要跟着其它人，做出这样不礼貌的举动，但他更不愿意见到郢荷又为了这么一点事，引来其它的风波。萧忆风歉然地道：“让杨掌门见笑了，只怪萧某管教不严，下人才会这么不懂礼数躲在暗处偷听，还望四位多多包涵。”杨晋东不以为意地笑道：“没关系，没关系！好奇一向是人们的劣根性，此时若立场互换，我那些个徒儿，也必然会做出这般的事来。”萧忆风故意提高音量，对着庭院叱道：“你们还不快点给我退下去！”被萧忆风这么一叱，本来躲着的一群人，想不现身都不行，一个扯着

一个出来，神色仓惶地向萧忆躬身离去，深怕自己要是晚个一步，将萧忆风给惹恼了，下场将只有“很惨、很惨”可以形容。

唯有郢荷，想离去却又不敢离开遮挡住自己的大石，只因她怕被杨珠珠其父母给瞧个正着，届时，就算她再怎么装蒜都没有用。

带着她一起来的沈成，见郢荷一动也不动的僵在大石后，怕她没反应过来而继续待下去，惹来本可以躲过的惩罚，连忙拉着郢荷的手道：“阿荷，你没听到么？少爷已经知道我们躲在这儿了，你就快跟我一起走啦！不然……”不用说郢荷也知道会有什么样的下场，但她现在可是前有狼后有虎的处境，走也不是，不走也不是……偏偏，走或不走她只能选一样，最后，郢荷只有以衣袖掩住自个儿的脸，硬着头皮自大石后走了出来，心中暗自祈祷着杨珠珠不要认出她。

郢荷慌忙地向大厅方向一躬身，转身便跟着沈成跑，那匆忙的举动，仿佛大厅之内正有着一头龇牙咧嘴的食人大蛇，随时会往郢荷扑过来一般，而令她不得不拔腿就逃。

萧忆风皱着眉头看着郢荷地逃走似的身影，眼中尽是不解，不解一向显得满大胆的郢荷，为何会有掩面、脱逃这般使人不解的举动出现。

而在场的不只是萧忆风不解，就连杨晋东等四人也一样不解，只是杨晋东他们碍于自己是客人，而不好意思出口询问，否则岂不是要萧忆风这主人，下令去查那个奴婢为何会有怪异的举动出现？要他们真的开口问，那更是喧宾夺主僭越了做客人本份，失礼至极了。

因郢荷先前犹豫不决的举动，使得大厅内五人一时间失去了继续下去的话题，只见，五人沉默地徒让时间一点一滴地流逝，好在不久之后，有两名丫环进来向萧忆风报告该用午膳时，才打破那股差点把人给闷坏的沉默。

色香味俱全的精致美食，衬着一碟碟纹理细致的餐具上，并且这些美食还有条理地摆在桧木制成的大圆桌上，让人看了皆忍不住食指大动，口中唾液抑不住地直冒。

可惜，再怎么美味的美食，看在萧忆风眼里，皆引不起他的好胃口，原因无他，就是为了萧忆风看到了自己不想见到的人，萧秀玟的丈夫高苏志。

可高苏志是萧忆风的妹婿，为何萧忆风会对他特别感冒呢？只因……一个唯独萧忆风及其护卫沙文雄知道的原因。

平日，萧忆风甚少会与自家的人共同进餐，今日要不是因为杨晋东身份不同的话，他定也依然独自一人进食，而不肯轻易让高苏志坏了他的食欲。

倒是高苏志似乎一点都没有感受到萧忆风不悦的情绪，仍旧自得地对杨晋东一行人展现热情地招待，就有如他才是这云霞山庄的一家之主。

而坐在高苏志两旁的萧秀玟及萧老夫人，更将这一切视为理所当然，最令人疑惑的是，萧老夫人居然不为自己的亲生儿子不平，反而还将高苏志这僭越的举动视为当然的。

看在已过半百的杨晋东夫妇眼中，当然会不由得心生疑窦，只是碍于当主人的颜面，杨晋东俩夫妇再怎么疑惑，也不敢当着一脸冷意的萧忆风面前问出口。

已完全失了口欲并心情恶烈的萧忆风，却忽地自心的深处浮起了一抹影子，那是……一个衣着粗劣、举止总是失当的女子；那女子的影子就在那

似远又似近的地方，对着自己露出关怀的神情……让他忍不住有个冲动，想就此去见郢荷。

可，为什么要见她呢？是了，总比在这边与眼前这些人应酬来得好。萧忆风脑海里浮出了那日心中的想法，让郢荷成为自己的知己。

但，又要怎么做呢？她不由得起了一股烦躁。

到最后，萧忆风似忍不住而起身，开口道：“杨掌门，萧某还有些事待办，无法陪伴四位！就让萧某的妹子和妹婿招待四位，萧某先行离去，望四位能够见谅萧某的无礼！”说完，也不待杨晋东开口，转身便离去。

而杨晋东等人，也只能愣然地看着萧忆风走出偏厅的大门。

萧老夫人则因萧忆风的突然离去，感到面子挂不住，有些责怪地念道：“风儿这孩子真是的，放着客人就这么走了……贤伉俪不要见怪才好。”杨晋东连忙道：“不！不！不！老夫人客气了，庄主日理千机，自然有许多事要办，怎能怪罪庄主呢？再说萧庄主已陪着我等浪费了不少时间了，杨某等人又怎会见怪呢！”

倒是杨某该感到惭愧才是。”两方则又是一阵你来我往地客套话说个不停。

只是，江湖上、商场中，以冷静、理智出名的萧忆风，如此异常的反应倒是引来众人心中不少的疑惑。

“娘呀……萧忆……呃！萧庄主他……”杨珠珠一脸羞赧、手足无措地道。

杨夫人轻啜着手中香味四溢地好茶，仿佛早就料到自个儿的女儿会有此一问般似的，神情自在地笑道：“我的乖女儿想对为娘的说什么？是想问萧庄主的事么？”杨珠珠一张粉脸，刹时因杨夫人那两句似真似假，像正经又像玩笑地话，染上了一大片红彩。她跺脚娇嗔道：“娘呀！你浙是在取笑女儿么？人家只是：……人家只是……”“人家只是什么？”杨夫人不禁觉得好笑，又忍不住想逗一逗自己的宝贝女儿。

杨夫人可是很清楚自个儿的女儿，打见到萧忆风之后，就一直魂不守舍，尤其是在午膳中萧忆风突然离去之后，更为严重。

来到云霞山庄，本就是为了让杨珠珠可以在她和丈夫像萧家提亲之前见到萧忆风。

虽说，丈夫杨晋东想和萧家结为亲家，是为了权力和钱财上的援助，进而使华山派能够再次在武林中扬名风骚，甚至超越武林大派的少林。

可身为母亲的她，为了自己女儿的幸福，却并不是真的赞同丈夫的主意，所以在杨晋东早在几年前想出这样的点子，并告诉她时，杨夫人便已决定，要是她的珠儿当真的看上萧忆风的话，那就最好不过，不只是珠儿的终身有所托依，还可顺了丈夫长年想将华山派发扬光大的心愿；但要是她们的女儿，看不上这个武林、商场上的传奇人物的话，那她就算跟丈夫翻脸，也在所不辞，再怎么，杨珠珠也是她怀胎十月，花了十多年的关怀和爱所拉拔长大的心肝宝贝，她要是不支持自己女儿的终身幸福，难不成要去支持丈夫那可有可无的梦想么？十多年的拉拔，杨夫人自然能自杨珠珠的一举一动中，甚至是流转的眼神中，看出一点端倪，所以也不需杨珠珠多说一句半句的赘言，杨夫人便已掌握住自己女儿此时的心态和想法。

“珠儿，是不是想多知道一些萧庄主的事？”杨夫人笑问：“还是我的宝贝红鸾星动，想知道萧庄主是不是有了妻室啦？”“娘呀……”杨珠珠涨红

了一张脸，羞得巴不得可以想挖个地洞钻进去算了。

杨夫人嘴角含地轻啜口茶，笑谑道：“喔！那就是不想知道啰！那好，为娘的就不再多说一句，如何？”杨珠珠是又羞又急，只好边翻白眼边想着该用什么借口来搪塞她娘，“娘你真讨厌……人家……人家……只不过是好奇罢了！干嘛这个样儿取笑我：……”“好奇？这可真的不好啰！所有的长舌妇都是由好奇人家的私事开始，我的宝贝珠儿，该不会是想当长舌妇吧？”她硬是故意曲解杨珠珠的话。

羞急之下，杨珠珠不由得赌气起来，她嘟着嘴道：“既然娘你笑我，那我就不要问好了……”脚一跺，转身便想要走。

可她的性子，杨夫人可清楚得很，她老神在在地边啜香茶，边道：“原来我女儿看不上萧庄主呀！那等会儿，我可得记得去跟你爹说，要他别去跟萧老夫人提亲事了，免得到最后爹娘的面子扫地。”闻言，杨珠珠猛然转头望向自己的娘亲，一脸不敢相信地急问：“娘，你说什么？可不可以再对我讲一次？”杨夫人的双眼微微一抬，像是在说一件极为平常的事一般，道：“叫你爹别去跟萧老夫人提亲事呀！要不然，以你的个性，到时不离家出走，肯定不可能的，所以当然要及早跟你爹说呀！不然，等到亲事临头时，娘跟你爹岂不是要貽笑江湖了？”刹时，杨珠珠那一双眼睛，就有如星光闪烁般亮地看着杨夫人，“娘……爹真的会跟萧老夫人提亲？”“当然是真的，难不成你娘我有必要说谎么？”一抹抑不住喜悦，毫不留情地占据了杨珠珠的脸庞，尤其微红的两颊，更是像是在诉说，少女情怀总是诗似的。

“那爹打算何时要跟萧老夫人提起女儿跟萧庄主的……亲事？”杨珠珠是又羞又迫不及待地问。

杨老夫人好笑地斜睨杨珠珠，说：“嘻嘻……你不是不喜驩萧忆风萧庄主么？那何必管这种事呢？”杨珠珠不满地扁扁嘴，“娘，你今天是怎么了？一直取笑人家才高兴……”杨夫人故作迷惑地反问杨珠珠，“有吗？我怎不知？”“娘呀……”杨珠珠喜嗔参半地抗议。

继续品茗的杨夫人，可不在意她女儿的抗议，她笑道：“既然你不喜欢萧庄主，你爹别不要跟萧老夫人提这件亲事，你就别管了，反正你娘一定会去跟你爹讲的，所以你也不用担心爹娘会逼你嫁给你不喜欢的人，除非你老是不肯嫁人，那就另当别论了。”这下，杨珠珠更急了，要是说了心中话，则是会羞死人了，可要是不说……：她岂不是白白地看着良缘错身而去？白白地让良缘成为一场春梦？这可不行！这会儿，杨珠珠可管不了羞不羞人的事了，她厚着脸皮，道：“娘，我可没说不喜驩萧庄主。”杨夫人心中暗暗偷笑，她就是要逼杨珠珠说出自己心中的话。毕竟，了解归了解，她还是希望能够再由杨珠珠口中确定一下。

“那你就是喜驩萧庄主啰？欸！珠儿你可别又跟娘说你只是好奇，要不然娘可是会错意唷！”杨夫人难得有如此地好心情，这般地谑笑自己的女儿；不过，这个世上，大概也只有她所生所养的女儿，才敢这般地戏弄，要是对象换了别人依然如此地话，她这华山派掌门人的妻室，岂不是就没了应有的端庄、仪态了？更甭说要华山子弟对敬她为师母了。

“娘呀……”杨珠珠这才恍然大悟，自己根本就是中了娘亲所设的陷阱，要不是自己先前为了萧忆风心荡神驰的话，也不会没发现自己的娘自一开始便逗着她玩、套她的心里话，还直以为自己的娘亲取笑她，一点也没想到那根本只是个幌子，真正的目地只是为了她的一句话——她喜欢上了萧忆

风，并希望能与其共结连理。

虽然，杨珠珠不知道母亲为何要这样大费周章，但是她知道一点，就是她真的是迷上了气宇轩昂、蔼然可亲的萧忆风。

“人家是真的喜欢上了萧庄主……并希望今生能有望与他成为……一对交颈鸳鸯……”话未说完，杨珠珠就已羞得无法自己，因此，语声方落，她便片刻不缓地转身便跑，巴不得马上躲回自己的房中。

杨夫人满意地看着女儿离去的背影。

对杨夫人来说，杨珠珠能喜欢上萧忆风是最好不过了，不只可以不用担心女儿将来嫁给一个自己不喜爱的人，更可以顺了丈夫的意。

可杨夫人一点也没有想到，人家萧忆风肯接受杨珠珠么？让杨珠珠入萧家当个当家主母吗？

只想到杨珠珠只要嫁入萧家，往后一辈子将都享尽一切的荣华富贵，丈夫亦可靠着女婿的相帮，让华山派再次在江湖中风光。

但萧老夫人就真的会让杨晋东夫妇如此顺心如意，将萧忆风与杨珠珠送作堆吗？

而萧忆风又会在杨晋东的提亲之下，就这么跟杨珠珠成婚？让杨珠珠一圆鸳鸯梦？还是让这一切会成了痴望、泡梦幻影？

而这一切真正的决定权，可全都是在萧忆风手上，往后会如何变演，就全看他啰……

## 第七章

因生活较过去舒适、工作轻松多的郢荷，工作起来也较在华山时来得尽责。

在云霞山庄内，甚至有不少男人自认自己都没郢荷来得尽责，可那些男人心中想归想，也没有一个会真正地改变自己的工作态度，只因他们认为，一个女人就算再怎么认真工作也没有有什么用，庄内的管事也不会将她升为副管事，更不可能让她掌城靛漫猗釭漱U人；再加上惰性本就是人类的劣根性之一，没有利益相诱，要他们乖乖地努力、用心的工作，简直就是天方夜谭。

不过，今儿个只要看过郢荷的人，都会忍不住暗忖郢荷是哪根筋失调了？才会一反常态，一副心不再焉地样子。

只见，郢荷心神不定地带着小黑、大黑在后院逛，完全没了之前那副警戒神情和气势。

先前被沈成拉着去偷看却被萧忆风发现的阴影，此时正笼罩在郢荷的心头上，挥也挥却不去。

只因她听到了杨珠珠要留在山庄内作客的消息！

郢荷愁眉不展地叹了口气，“大黑、小黑……小姐要留在庄内住……我们可怎么办？要是被小姐知道我们此时正在庄内，肯定不再有好日子过了……小姐一向以欺凌我为乐，本以为逃离了华山，就不会再见到小姐，更不会再有机会让小姐欺负……可偏偏老天捉弄，还是又……唉……我看我们可能又得去流浪了，不然，小姐住在庄内，难保不会被她给撞见……”大黑、小黑像是听得懂郢荷话，仰头望着郢荷低眸了几声。

郢荷牵强地扯出一抹可涩地微笑，“我就带着你们俩一起走吧！至于你们其他的兄弟，就让它们继续留在这儿，相信少爷一定会善待它们的，倒是你们俩：……要跟着我吃苦，往后可能有一顿没一顿的……”她愧咎地对两条狗喃喃地说着。

既然已经下了决心，郢荷自然不打算再停留个一时半刻，她带大黑、小黑便往自个儿所住仆室……可是不知怎么地，她就是想在临走前去见一见萧忆风：……书房。

郢荷一踏进房内，便发现房内除了尽是书以外，桌上还堆着一叠高地卷宗，墙上挂了许多的出自名家之手的山水画，以及十六、七把样式不一的武器。

虽然，郢荷知道萧忆风曾经在江湖中流荡过，更在江湖中有着满高的声誉，可是她一点也没想到，萧忆风的书房里居然会挂着如此多的兵器，而且这些兵器还全都是不同样式的，郢荷不禁好奇，这些兵器萧忆风都会用么？还是都算得上精通？或者他只是挂着好看，将这些兵器当作摆饰品？若是真的只是当成摆饰品的话，郢荷会为这些兵器感到惋惜的。虽然，她并不清楚这些兵器的来历，可是她认为兵器本就是为了让别人使用才打造出来的，若只是摆饰品的话，不但是枉费了打造人的心血，还会让兵器失去了自身本来的价值，而失去了应有的光彩；当然这价可不是以银子来论定的，而是指若兵器有灵的话，也会认为自己大材小用，而渐渐地失去了自己的气势。

可，忽地 “坐！”萧忆风的声音自屋内一角响起。

不由地让郢荷吓了一跳，她一点也没料到萧忆风会在书房内。

从郢荷脸上的神情，萧忆风便能猜到郢荷此时的诧异，更没叱喝郢荷为何会突然闯进自个儿的书房，只是，心想机会这不就来了吗？尤其是在这让他心烦的时候。

他突然像是在解释给郢荷听，又像是在自言自语地说着，“这书房中的一切，全都是我爹留下来给我的，除了墙上的画，是我后来所收集的以外，其它都是……所见的一切，几乎都是我爹留下的……”言语中的一丝落寞，郢荷并没有忽略掉，只是她有些不解，为什么拥有一切的他，会感到落寞？是因为很普通的原因……只要是高高在上的人都会觉得寂寞？或者是其它的原因？而他又为何没质问自己闯进书房的因由？

郢荷一双眼尽是不解地看着那个再次在自己面前露出有些落寞，让她看得心头不由得一揪的男人。

“自出生后，我就注定是云霞山庄的少主人，而我也没怀疑过……小时候，当我看到仆人们的小孩，虽然身份低，父母不只是没有权，还没有势、没有钱财，却还是很快乐、无忧无虑天真的玩，那时我曾想，他们为什么会不在意天真地东奔西窜地玩呢？后来，我发现自己虽然拥有了他们所没有的一切，却并不似他们那么开心地过日子，可那又是为了什么？为什么我拥有得比他们多，却不比他们自在和开心？”萧忆风喃喃地说着，眼中的落寞更胜先前，而这让他刹时看起来就像迷雾一般地随风散去。

郢荷不懂萧忆风为什么对她说这些话，只是不由自主地让感觉渐渐地跟萧忆风同化，仿佛正要慢慢地感受到，萧忆风当时所面对的疑惑。

“到后来……我又发现了那些小孩子们跟我其它地方的不同，他们不管是在家中，或是其它的地方，总是会有其它人地相伴，像是父母、兄弟和朋

友，在身边若发生了什么事，身边的这些人，更是他们谈话或是诉苦的对象……我爹，一年到头，除了过年过节外，每个日子都很忙，虽然我差不多每天都会见到他，可是，我们的谈话的内容，总是不离我书念得如何了，或是做生意时碰到问题应该如何去应对……等等，我从不记得自己曾对父亲说过这些话题以外的话：……”听到这里，郢荷忍不住插嘴问：“那你娘……呃！老夫人呢？也没陪过你么？”萧忆风转头看向郢荷，露出一抹有些凄迷、苦涩地笑容，道：“我娘……小时，我除了早上、晚膳、睡前会见到她之外，根本就很少接近我娘，我和秀玟都是由奶娘所抚养的，平时，我娘很少亲自动手为我们做过什么……我娘……：她也很忙，忙着去庙里拜拜，去拜访亲朋好友、赏花品茗，家中一切的大小事务，都有管事和大妈管理，一点也用不上她烦心……”听着萧忆风诉说的过往，郢荷似乎有点懂得萧忆风为何当时会感到孤单了，可是小时候的事，跟他现在眼中的落寞，又有何相干呢？只见，萧忆风转头望向墙上的一幅山水画，道：“这幅山水画是我画的，是在我自江湖回归……回家中继承父亲的生意上……所有的一切后，凭着记忆所出来的……”郢荷又忍不住，开口问：“少爷喜欢那儿吗？画中的地点又是在哪呀？”“伏牛山的山中。”萧忆风依然没有回头，“这是我最喜欢的地方之一……：那些小孩跟我最大的不同处，就是有人可以吐诉心中的感觉，有好友可以分享喜悦跟沮丧，在他们与朋友的感情越来越好的时候，陪伴我的仍然看不完的书本，和又老又顽固的夫子……爹娘的忙碌，身为儿子的我可以体谅，可是……：“郢荷不禁觉得，萧忆风有爹娘却跟她这个没有爹娘的她差不多，不过，她还有一个待她极为不错，又关心、疼爱她的老人。那老人不止是知识渊博，还很和蔼，可惜的是老人本身困苦的生活，根本就无法收养她，也不敢收养她，怕杨珠珠因此无理取闹而去找老人的麻烦，好在老人总是会在闲暇的时候，来教她读书写字，教她懂些为人的道理。

这时，听到萧忆风小时的回忆，不禁感到自己也是满幸福的，虽然没爹没娘，没好吃没好住的，却有个可听她讲话、教她念书的老人。

而郢荷会断然离开华山，也是因为老人仙逝，华山之内已没有让她有任何的留恋。

“以前的老管事和沉大审，很照顾我，对我也相当不错，但是彼此间的身份不同，加上我爹平日的叮咛，让我无法对他们说出我心中的感觉与想法……”“你爹的叮咛是什么？”郢荷好奇地问。

萧忆风终于回头了，他看着郢荷道：“上尊下卑！”“咦？上尊下卑？”“自小，我爹就以要配得上成为云霞山庄少主人气质的方式，培育我、教导我，他要我牢牢地记住上尊下卑这四个字，也只有从小彻底地贯辙这四个字，才有办法养成一股超然的气势。”萧忆风如此地为郢荷解释道。

“啧啧！”郢荷忍不住想，这根本就是歪理嘛！所谓的高尚气质和超然的气势，大部份都是与生俱来的，或是因环境而自然成就的，哪像他爹说的，要牢记“上尊下卑”才可以培养得出来，再说硬是培养气质、气势也未并会有什么成果，要是没有落得高傲自负、刚愎自用，就该很偷笑了。

不过，郢荷又忍不住想，萧忆风这些都已经俱有了，而且还比一般有权有势的人还要来得自然，例如华山的掌门杨晋东。

光是看郢荷脸上地神情，萧忆风便能大约看得出她心中的想法，而这大约要归功于在商场上人见多了。虽然知道郢荷心中的想法，却也不想辩驳什么，只是道：“年纪越长，我就越觉得朋友的重要，也交了不少朋友，可

是……”郢荷抬抬眼，问：“可是你没有知心朋友的人？”她已混然忘了自己本该偷偷摸摸进来，再静悄悄地离开，反还一副很正大光明地与萧忆风对谈着。

萧忆风赞许地看着郢荷笑笑，真不愧是将要成为他知己的人，现在就已经开始了解他心中的想说却说不出的话。

赞许的笑容，郢荷更是大了胆子，好奇地问：“那你会不会也觉得嫉妒跟孤单、寂寞？”虽然，她跟萧忆风的情况不大一样，可郢荷心想应该是会跟她差不多才对。

赞许地笑容，在郢荷的话声歇停之后，泛得更加地大，害得郢荷不由自主地又因那笑容呆愣住，更一时忘了自己问地问题，只记得……这是看到少爷笑容最多的一天。她打心底感到庆幸。

就这样，在郢荷呆愣，而萧忆风沉默之中，时间不知悄然地流逝了多少。

突然，萧忆风打破书房内的寂静，开口问：“你来云霞山庄也有好些日子了，觉的这山庄如何？”郢荷这才将自己游走不知道到哪的魂魄拉了回来，望着萧忆风那双夹杂着怪异和些许期待地眼神，歪斜着头想了想才道：“还不错，有得吃，有得住，还有银子可以攒。”唯一美中不足的是，杨珠珠一家人住进了云霞山庄了，害得她不得不包袱款款，离开这舒服且有银子可赚的地方……啊！离开……我得赶快离开了，免得何时被小姐给碰上，那可就真的大事不好了……。

仓惶地神色，在郢荷的脸上表露无疑。

萧忆风不解地问：“怎么了？”他心想，郢荷大概是想到自己的工作没做，还在这边跟他耗了好一段时间，一时想起来，还会神色仓惶紧张，不由得有些自以为是地道：“没关系，我等会儿会跟管事讲一声的。”唉！她担心的又不是这个……。郢荷忍不住在心中报怨，可是不管萧忆风是不是好心，她还是得赶快离开，可……要用什么样的理由走呢？郢荷苦恼了。

看到郢荷脸上地神情又是一变，萧忆风虽不知郢荷心中此时到底在想些什么，可是光看她这样地神色不定，且让人一看便知道她是藏不了什么心事的人；这样的一个认知，让萧忆风地不知不觉地松了一口气。

可又是为了什么会让萧忆风感到松了一口气呢？原因……其实只是因为，从没真正跟人交心过，且主动过的萧忆风，在这郢荷突然进到书房的这一刻，这一突然的起意下，他不免心底有些忧虑他们两人会成为知己，只是他一厢情愿的想法罢了……他骇怕自己第一次的主动，只会成一种精神上、心理上的一种伤害。

然而，自郢荷总是隐藏不住自己心中想法、感情地神情看来，萧忆风不禁认为郢荷的个性很容易了解，若掌握住对方的个性，那岂不是更容易成为彼此的知己，而感到轻松。

萧忆风脸上的笑容，更是不一样了，不再似先前带了点落寞地笑，更不似毫无意义地微笑，而是那种会令人感到他心情愉快地笑容，道：“又怎么了？脸色变来变去的。”他故意不提她为何突然闯进自己的书房，就是怕让郢荷想起彼此间的距离。

而这两句短短地话，听来就像郢荷和萧忆风之间的距离又拉近了点似的，可惜，正苦恼着该找什么借口离去的郢荷，压根就没有注意到，更没发

现先前会让她呆愣住的笑容，如今又更加地不一样了，只是可恼……再苦恼，就是想不出一个适当的借口来。

可天已经快黑了，她现在再不走的话，那等于是得冒险再留在庄内数个时辰之久，而这数个时辰之间，会发生什么样的事，不要说自己无法预知，就算其它人也不敢跟她保证不会有“意外”发生。

郢荷一点儿也没发觉，萧忆风正静静地、仔细地打量着她苦恼的神情。

“我……我……还是得走……”郢荷说。

“为什么？”郢荷低着头又再想该要编怎样的一个谎，才能瞒过一个人，才要开口，就又听到萧忆风的声音说：“我希望你能把我之前的问题回答过后再离开这个书房。”话一出口，萧忆风虽然有些后悔自己尚未改变，高高在上的语气，就这么说出口；可他更想知道，郢荷的心里，现在究竟是被什么事情困扰住。

“什么？”郢荷有些愕然地抬头看着萧忆风。

敢情她刚刚根本就没有注意到他问了些什么问题。萧忆风暗忖着。

就在萧忆风想重复先前的问话时 “少爷、少爷，我回来了。”书房门外，突然响起了沙文雄的声音。

萧忆风讲话的时机被打断，只好叹了口气，向门外唤道：“进来吧！”本来打算一进门便要开口讲什么话的沙文雄，看到郢荷坐在房内的身影，不禁诧异地将要说出口的话，吞回了肚中，“她怎么会在这边？”沙文雄的出现，对郢荷来讲可是机不可失，她连忙道：“少爷，我先走了。”语毕，便匆匆地离开了，而那匆忙劲，仿佛她现在所要去的什么地方，发生了什么事火烧屁股的急事一般，非得尽快赶了去。

“郢……”萧忆风想出声再把郢荷给唤回，却来不及将她唤住。

“这个时候那女的，怎么会在少爷书房内？”沙文雄不解地低声喃语。

萧忆风心中此时有一种渴望，想将郢荷留在身边，让郢荷听听一直搁他在心中的事，偏偏，似乎世事并无法马上让他如愿。

萧忆风不自觉地叹口气，才道：“事情办好了？”沙文雄眼色奇怪地看着萧忆风，道：“是的，少爷，属下已经万福楼的事安排妥当。”萧忆风深吸了口气道：“是该要将这件拖了数年的事……做一番处置了。”沙文雄一脸肃穆地，“那是少爷心胸宽大，才能够容忍得那么久，那小子早就该死，少爷做这样的安排并无不当。”敢情，沙文雄口中的“事”，是一件相当严重的事情，否则也不会有憎恨地口气，萧忆风更不会一脸……沉重。

萧忆风微微地颌首，道：“你出去吧！”听到萧忆风的话，沙文雄本应立刻出去，可却见他一副欲言又止地模样，站在原地。

“还有什么事？”萧忆风抬眼看着沙文雄，问。

“看少爷的神情……似乎少爷依然不忍心那么做？”沙文雄斗胆地发问。

萧忆风毫不隐瞒地说：“没错……毕竟……这件事攸关云霞山庄的声誉。”沙文雄听到萧忆风这话，本还想说些什么，却又硬生生地吞了回去，只是道：“少爷，如今一切已照你吩咐的部署好了，就等你的一声令下，望少爷不要再心软。”“我知道，我自会斟酌的，事情的轻重我想还不需由你来提醒我吧！”闻言，沙文雄一脸惊慌地急道：“属下不敢。”萧忆风手一挥，又叹了口气道：“你的忠心，我看得很清楚……算了，你下去吧！”

让我一个人静一下心，冷静思考思考。”“是！”沙文雄退出了书房，留下萧忆风一个人待在这静谧的书房中。

萧忆风不禁感叹，郢荷先前才为他带来的清心，如今却已消失殆尽，取而代之的依然是……无助。

无助？萧忆风忍不住笑了起来，这两个字对他是多么可笑呀！

一个商场的枭雄，武林的奇耙，居然会觉得无助？要是说了出去，又有谁会信呢？可他真的是觉得无助……呀！

没有人可以听他倾心的诉说……或许……荷可以……知己两个字浮现在萧忆风的脑海中，再次让他升起了一点点希望，或许，哪一天他也能跟普通人一样拥有一个诉说心事的知己……

揣着不忍的心情，郢荷悄悄地借着夜色，往后院的偏僻一角潜去。

平日她的工作，便是带着狗儿们守护云霞山庄的安全，虽然，这件工作对云霞山庄并没有多大的建树，可也因这份工作，让郢荷熟悉了云霞山庄守护网 巡视护院的交接时间，更知道哪些地方，可以让她轻易地离开这守卫森严的云霞山庄。

郢荷挑了一个少有人会经过、守卫较弱的地点，打算带着两只狗儿，一只包袱翻墙离去。

换回自己那身破烂的衣服，让郢荷的手脚恢复了以前的灵巧俐落，她不惊动任何人地靠近土墙。

可，才接近了土墙，却有一件事让她感到疑惑。

“那些护院呢？”郢荷低声地喃道。

平时，她带着狗群来这一带巡视时，总会看见三四个护卫会在不远外的一个转角边站岗，但此时她却不见任何一个护院的武师在那转角守卫，这不由得让她疑惑起，那些护院人跑哪去了。

郢荷自草丛中探出一颗头，往转角那方向张望了去，看是不是自己误看了。

可这一看，却让她证实了，那些护院的武师真的擅离职守，跑得不见人影儿。

“唉呀！要这时有人从这边闯入，岂不是没人会发现？”郢荷不禁担心起当真会有人趁着这机会溜了进来。

要是一两个三脚猫，郢荷还有自信招来狗群们对付，可要是来了一个比她那下三流的功夫（在华山偷学来的武功，没有一招是有学全的）好的话，那十个她来也不够死。

偏偏，云霞山庄所给她的点滴恩惠，却早已让她的忠心生成了，再加上，还有一个郢荷既钦佩又感激萧忆风在云霞山庄内，以及待她有如自家人的沈大妈跟成哥，她说什么也不愿让任何一点危险在她面前潜入云霞山庄之内。

因此郢荷决定，她要留到那些守护庄院的人回到岗位上，她才要离去。

时间一点一滴地溜走。

可她没有等到护院的武师回来，却在树丛后看到 “苏志，你来啦……”娇嗔的声音，在院落的一角，轻轻地响起。

只见，一名身着粉红略为透明的丝纱的女人，半黏半贴地挂在一白衣男子身上。

夜里虽黑，却因回廊中所点挂的灯火，而显得只有些昏黑，并不会太影响人视线的清晰度。

因此，郢荷没花多久的时间，便分辨出那个身穿白衣高挑的男人，还真的是她们云霞山庄的姑爷。

郢荷诧异地揉着双眼，还以为自己的眼睛多出了问题哩！

可不管她再怎么揉，郢荷眼睛所见的依然还是……高苏志！

虽然，她不得不承认那男人是高苏志，可那个女人又是谁？萧秀玫？不！不是！

那……她又是谁？穿得那么露、风骚……咦？怎么好面熟？郢荷睁大双眼，躲在树丛后偷看，满心疑惑地暗忖着。

啧啧！什么不去让她看到，却让她看到姑爷的风流韵事。郢荷不禁在心中嘀咕着。

可真正让郢荷在意的并不是撞见姑爷背着小姐风流，而是……那个让她感到面熟的女人。

“咯咯……你真是嘴甜呐！谁知道你是不是真心的。”女人嗲的可怕地声音，夹杂着笑声道。

只见，高苏志轻挑地用手指刮了女人脸的一下，淫笑道：“我可是真心的唷！可惜你就是不肯依我，不然我们也不需要偷偷摸摸了这么多年，我可是想极了……”他伸有在女人的胸部摸了一把，“光明正大的对你这样。”恶！好恶唷……郢荷忍不住在心中暗骂了好几声“变态”；也只有变态，才会想在人前光明正大的做那种事给人看。

郢荷只觉得那女人虽已是半老徐娘，却是风韵犹存，尤其是她那嗲劲、骚尽，更是比年轻的女人胜上好几倍，更可怕的是……那女人实在是太面熟了，她哪时候见过这样地一个女人？她不断地在脑海中搜寻相符合的印象……“谁不知道你风流，特别喜欢流连风月场所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还有多少个女人唷！”女人不满地贴在高苏志身上娇嗔，一双手就像八爪鱼一样，抓得死紧，仿佛高苏志就属她一个人的。

高苏志笑嘻嘻地，一点也不在意女人的娇嗔，只是谑笑道：“唷！你吃醋啦？”“哪有……人家才不吃你的醋呐！这醋有什么好吃的……再说，你再怎么说，都只属于我一个人的……。”女人自信满满地道。

“是喔！”“当然是呀！你不想想，是谁让你平白拥有了个美丽的娇妻，又不想想，是谁让你在没有任何的阻力下进入云霞山庄，还有呀……你在外玩女人，所用所花的，还不都是我帮你……不然你说，风儿有可能拿出白花花的银子儿，让你花天酒地不过问么？”风儿？郢荷的疑心更加地重了，她敢肯定自己一定见过那女人。

“是！是！是！我是属于你的，就是你这么帮我，才让我爱你爱得要死。”高苏志乱恶心一把地说着。

高苏志邪邪地笑道：“这辈子我可是缠定你了……”

女人也跟着淫笑了起来，“我还怕你不缠我哩！你……要是不缠我，可是会让我寂寞难奈……”

说着说着，高苏志那一双修长的手，便又开始在女人身上不规矩起来，就连那张淫笑的脸也……

开始攻上女人的脸、身子……

就在这时，郢荷猛然想起那个女人是谁了！

她睁大了双眼，眼中充斥地尽是惊诧、震惊、不信的神色。

郢荷一点也没想到，那女人

居然会是……居然会是……萧……老夫人……

## 第八章

看到那一幕不堪入目的景象后，郢荷说什么都不忍心离开。

光是想到那天萧忆风脸上那抹落寞，郢荷的就已不由自主地感到心揪疼，如今发现了萧老夫人跟高苏志的奸情，郢荷就更是感到心疼，为萧忆风不值。

她从没想过，那个高高在上，无理想要赏她大板的老女人，居然会跟自己的女婿搞出红杏出墙的事来，而对象还是自己女儿的相公。

这根本就是……乱伦、淫贱、下贱、比狗都不如。郢荷在心中狠命地唾骂萧老夫人跟高苏志。

同时，她又忍不住为那个骄横霸道的萧秀玟感到可怜。

毕竟，一个女人的相公背着自己，在外头拈花惹草就已经够可怜了，还遑论相公的女人之一，居然还有自己的亲娘在其中，这叫一个女人情何以堪？所以就算萧秀玟对她如何地恶劣，她都不禁要为萧秀玟叫屈。

郢荷相信这些事，萧秀玟一定还被瞒在鼓中，一点都不知情，真是……可怜呐！郢荷开始同情起萧秀玟这个有些可怕、又可恨的女人。

更不由想到，哪天萧秀玟要是发现了这些事的话，将会有什么反应？假设要是现在这些事发生在她身上的话，郢荷肯定她会上吊自杀算了，眼不见为净，不然她又能如何？一个是自己的亲娘，一个是自己深爱、认为对方也爱自己的相公，萧秀玟真的能如何？气愤难抑地刺杀相公？不可能的！郢荷如此地暗忖，因为自上回成哥打破了一盆菊花开始，郢荷便知道萧秀玟虽蛮横，却真心真意地深爱着高苏志这位花心的姑爷，并且相信高苏志出外是为自己所继承的那一份小小的生意。

郢荷真不知该说萧秀玟笨还是蠢得可怜，与高苏志成婚三两年的时间里，居然一点都没发现自个相公的不贞。

唉……为了这件意外发现的事，郢荷不止不忍心就这么离去……还想到萧忆风可能是因为多多少少知道这件事，才会显的落寞苦恼；而郢荷之所以留下来，就希望微小的自己能够帮得上萧忆风一点点的小忙，减少萧忆风心中的苦恼，尤其是当这件事暴露的时候。

只是，萧忆风真的知道吗？郢荷心想，像萧忆风这么精明的人，不可能是只对商场上的事精明，肯定他也发现了一点端倪才对，不然他又怎会不愿理睬有关老夫人、小姐跟姑爷的事呢？暂不管萧忆风是不是有发现端倪，现在最令郢荷感到头痛的是 杨珠珠！

只要待在云霞山庄一天，她就有被杨珠珠碰上的危险。偏偏，一连好几天下来，郢荷发现杨珠珠对萧老夫人特别会献殷勤，就连杨夫人也是三不五时，便去找萧老夫人、萧秀玟，聊天套交情，看情形，他们一家加上方彬四人，肯定不止在云霞山庄住个几天而已，说不定，这一住就会三两个月呐！

若真的三两个月的话，那她可就真的惨了！光是这几天躲杨珠珠等人，就躲得让郢荷叫苦连天，只要她每躲一次，便要想上一个理由应付可能突然出现的管事，若让杨珠珠她们在，真的在云霞山庄住上三两个月的话，那她

的日子可真要有如地狱了……“唉……”郢荷忍不住叹口气，暗呼倒霉。

平时带个狗群们巡视庄园时，她除了要提高警觉、训练狗儿，还要不时注意狗儿们是否有异常的现象出现。这份工作本就不算太轻松，如今还要提防去撞见杨珠珠，导致体内的神经无时无刻绷得紧紧地，可这时间一长，她也不得不大叹吃不消。

就在郢荷带着大黑、小黑等七八只狗儿要经过花埔时。

“阿荷！”本在花埔中修剪花草的沈成，一见到郢荷心神不定地往花埔来时，便边挥汗边出声招呼。

意外冒出来的声音，让郢荷不禁吓了一跳，待她定眼看清，才松了口气。

“原来是成哥呀！”郢荷勉强露出笑容，道。

沈成小心翼翼地，以不伤埔中花草的方式，自花埔中走了出来。

“成哥有什么事？”郢荷双眼骨碌碌地溜转，一边注意四周的情形，一边心不在焉地问。

近来，沈成看郢荷一反常态，工作虽没有怠懈，可却频频出错，而且还是一些在以前的她来说，轻而易举的事。如今，又看到她又是副模样，本不想问的沈成，这下可忍不住要问了。

“阿荷，你怎么又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？”郢荷没想到沈成会有此一问，闻言不由得愣愣地看着沈成。

“前些天，你心不在焉的样子，是像失了魂，今儿个心不在焉的样子，却像只小老鼠，随时都担心被猫给抓到似的。”沈成皱着眉，一本正经地问。

“啊……”有这么明显么？郢荷暗忖。

沈成关心地问：“阿荷，你是不是做了什么亏心事呀？”“我……我没有呀……”郢荷有些心虚地说。她并不认为自己有做错什么事，只不过……她私自由华山偷跑下山，而如今华山的掌门一家人，正好在庄内，可她又如何能对沈成说出自己心不在焉的实情？沈成不怎么相信地说：“是吗？”

“是……是呀……”沈成见郢荷不肯对他说实话，只有叹口气说：“要是有什么事，我帮得上忙的话，记得找我，虽然我没啥用，可我想应该有我可以做的……阿荷？”郢荷一脸惊惧骇怕地神情，看着沈成后方，让沈成不由得好奇自己的后方，究竟有什么东西让郢荷刹时内变得如此。他顺势转头一看，可这一看，却让沈成更加地不解，因为后方也只有几个人而已。

萧老夫人带着杨晋东夫妇、杨珠珠及几名丫环，缓缓地往郢荷他们这边走了来。

郢荷匆匆地对沈成说：“我……我先走了，还有几个地方，还没有去看过。”一说完，一刻也不敢耽搁转身便带着狗儿们快步离开。

可带着数只狗儿的她，在花埔旁却显得特别显眼，让在一段距离外的杨珠珠看个正着。

“杨掌门真是夸誉呀！我儿哪像掌门说得那么好，那是你不嫌弃呀！”萧老夫人笑道。

此时，萧老夫人的端庄，一点也令人无法联想到，放下发髻的她，也是一名普通的女人，普通到夜里也需男人为她暖床。

杨珠珠一双眼，直盯着郢荷刚刚离去的方向。要不是现在他爹正与萧老夫人谈有关她终身幸福的事，杨珠珠肯定会扯着她爹去追郢荷，然后……狠狠地吧郢荷打上一顿，谁叫郢荷敢偷偷地跑离华山。

只是，杨珠珠有些不解，为何偷跑离华山的郢荷，会出现在云霞山庄内呢？而且身上的那套衣服，不再是破旧的男装，而是一套完好的女装。虽然是短暂的一瞥，但杨珠珠看得出来，郢荷肯定这里过得相当不错。

“那么小女及庄主的事，可否就这么说定？”杨晋东笑问。

萧老夫人呵呵笑道：“只要掌门不嫌的话，做亲家的事，老身自然是不反对，只是，风儿……是否会答应，还是个未知数。”可，萧老夫人想到萧忆风也有把年纪了，再拖下去，也不知何时才能有个娃儿来继承云霞山庄；再说，亲自来说亲的女方，又是一派掌门的独生女，正好配得上自己的儿子，更可配得上她们云霞山庄少庄主夫人的身份。

因此，她道：“但……老身为了能有个如此既美又乖的媳妇，自然会尽力说服我儿。”得到如此地承诺，杨晋东自然是满意极了，只见他猛点头笑说：“那就有劳夫人了。”他转头唤来杨珠珠，道：“珠儿，来！快来谢谢夫人的成全。”一听到这话，杨珠珠自然马上明了她爹话中的意思，这让她顾不得再去想，郢荷为会出现再云霞山庄，更不得去想等她找到郢荷时如何去整治郢荷。

杨珠珠连忙绽出有些灿烂又有些羞涩地笑容，向萧老夫人一福，“多谢夫人的成全……”“好！好！”萧老夫人眉开眼笑地说：“不过，珠儿是不是要改口了呢？”“啊？”闻言，杨珠珠不禁愣住了，一时反应不过来。

杨晋东夫妇，则是闻言更为高兴，因为这正表示萧老夫人，已承认杨珠珠为她的媳妇，将会尽一切的力量，让自己的儿子将杨珠珠娶进萧家大门。

杨夫人看自己女儿的终身大事，只差一步就成定局，自然欢喜之情自然不在话下，她连忙拉着女儿，道：“珠儿，快点叫夫人一声娘呀！”杨珠珠仍先愣了一下，才真正反应了过来。她急急忙忙地在萧老夫人跪下，欣喜地道：“娘……珠儿，从今以后，一定会好好孝顺您的。”“好！好！好！”萧老夫人满意地将杨珠珠自地上扶了起来。

萧老夫人满脸笑意，转头向杨晋东道：“杨掌门……喔！老身也该改口叫两位亲家公、亲家母了。”“不敢当、不敢当！”杨晋东两夫妇异口同声，连忙道。

看到杨珠珠如此地乖巧，萧老夫人喜一喜，便当面承诺道：“两位就等老身的好消息，晚膳前，老身必定同我儿提及这件亲事，到晚膳时，说不定，咱们就真的可以成为亲家呐！”“这就有劳老夫人了……”杨晋东笑着揖，有礼地说。

“不客气、不客气……”两家父母私底下就这么说定了。

可萧忆风……会答应么？但一向自认大权在握的萧老夫人，会让萧忆风有机会反对么？当然是，不！

那萧忆风对这件事又该怎么做呢？这就要那时候，才可能知道的啰……

自那日萧忆风打定主意，让郢荷成为自己第一名知己起，每日只要工作告一段落后，便会在庄院内四处蹓跹，看能否巧遇郢荷。

对此，沙文雄的反应是，除了惊讶还是惊讶！

因为平日的萧忆风，是个标准的工作狂；每日自外头巡视工作回到庄内，总还是会窝在自个儿的书房中，批阅各地生意据点送来的卷宗，除非有什么宴会非去不可，或是在外地视察生意之外，都是如此。可如今，萧忆风变了，变得比以往来得多话了一点，变得不再只是对他们这些下属默默的关

心。

这些天，萧忆风已会将他的关心，溢于言表。如此的改变，还真的让沙文雄一时间无法接受，沙文雄可还记得，萧忆风第一次对他表示出关心之意时，自己是多么地吃惊，还直以为自己是不是吃错了什么药，耳朵才会有那样不实际的幻听，可偏偏事实还是事实，怎么也不可因他的怀疑而改变，害得他还真是无法接受突然而至的现实啊！

但沙文雄经过几天下来，还是不懂得到底是什么让萧忆风做了如此地改变，不只变得不再别扭地关心下属，更不再像以前一样，除了工作还是工作，一点也不肯放松自己，如今萧忆风也开始懂得让自己的心情放缓。可不知萧忆风改变的因素，说真的要就这么老老实实地接受，还真是不容易呀！

这会儿，萧忆风又在庄院中闲逛，并且还吩咐他去厨娘那儿，端了些南北的精致点心和上好的香茗，至院中的一座湖畔凉亭。

“少爷，我端来了！”沙文雄还真的端着一大盘的点心，身后还带着一名丫环，端来一盅上好的香茗，来到凉亭。

萧忆风微微颌首，道：“上在桌上便可。”啧啧！沙文雄所端来的点心，除了南方运上来的蜜饯、三两样水果外，还有厨娘沈大妈自制的千层糕、桂花糕……等等，可沙文雄从不知晓自家的少爷，何时对这些甜腻得可怕的点心起了兴趣，尤其其他更是不曾见过那个男人，会喜欢吃他所端来的这些甜点。

沙文雄有些厌恶地看着手中，那些私下誉为“女人家”所爱的点心。偏偏，现在要吃这些东西的人是他所尊敬的少爷，就算再怎么厌恶，沙文雄也不敢表现得太过明显。

但，好奇是人人都会有的，沙文雄不免大着胆子，好奇地问：“少爷，怎会突然有如此闲情逸致？”将所有的点心，一一放妥，便将端盘递给随他而来的丫环。

萧忆风萧忆风轻瞥沙文雄一眼，反问：“你认为呢？”这一反问，沙文雄理所当然地为之一窒，老实讲，本就不知道近来这些日子，少爷为何会突然转变，更不用说，现在要答回答“你的认为呢？”，哪有办法回答得出来。

“呃！这……属下不知，所以才会有如此一问……”沙文雄脸上的仓惶、迷惘，在他的脸上表露无疑，正好向萧忆风表示，他是真的不知呀！

萧忆风当然是不可能故意刁难自己忠心耿耿的下属，他笑道：“这时分，日将西下，凉风徐徐，正是赏景的好时机之一，偶而放松自己一下，再欣赏一下每日可见的景致，边品香茗可谓至高的享受，文雄，你也来品品香茗享受一下，如何？”这如何，可让沙文雄分不清是玩笑还是真的邀请；不管是不是玩笑，还是让沙文雄受宠若惊，“属下不敢有此等福份！”萧忆风咧嘴一笑，“文雄，既然你不敢有此等福份，那可就没人来陪我一起分享这份享受了……不如，你去帮我找个人来！”说了好几句，他就只有一个目的地。

“少爷想找谁来陪你？”沙文雄可是好奇极了，毕竟，跟了萧忆风这么多年，就不曾又这样的事发生过；沙文雄更清楚，自个儿的少爷是不可能找小姐、老夫人或是姑爷来，再说他清楚得很，少爷可是巴不得自己没有这些个令他烦心的亲人呐！

虽然，血缘是不可更改的事实，但老夫人、小姐和姑爷之间的事，更是让人……情愿没有这层血缘关系，沙文雄敢说，这事要发生在他身上，他也会有如此地反应。

如今，萧忆风想找人陪他品茗、欣赏落日，自认为是心腹的他，还

真得想不出少爷想找的人是何人呐！

只听，萧忆风缓缓地说出一个人名。

“郢荷。”“啊？”沙文雄睁大了双眼，简直就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“郢……郢荷？那个负责训练狗儿的女人？”“对！就是她！”啧啧！这答案对沙文雄来说，还真是晴天霹雳呐！

满满地一桌各式各样的点心，和已有些微凉的香茗，看得郢荷差点就当场流下口水。

她吞吞口水，道：“少爷，你找我有事？”先前，沙文雄在庄院的一角找到她时，也没说明什么，只说少爷找她有事，外加还一个劲地打量她，害得郢荷还以为自己是不是又把衣服给穿反了，才会让平常一本正经的沙文雄，会有如此打量她的举动出现哩！

不过，事实证明，她的衣服一点也没出差错，但沙文雄那举动又是事出何由呢？这让郢荷不由得深深地感到疑惑。

萧忆风一见到郢荷，脸上立刻露出一抹笑容，而这看在沙文雄眼里，反倒让他感到有些不是滋味；回溯郢荷还没出现在云霞山庄的时光，萧忆风那发自内心的笑容，全庄上下就属他见得最多，这一点一直也是沙文雄引以为傲的，可自郢荷出现后，渐渐地好象不再是那么一回事了，这真的让沙文雄感到吃味。

虽然，沙文雄不得不承认，萧忆风的改变是一件好事……以往沙文雄总是认为，身为少庄主的萧忆风太过压抑自己了，什么事都只往心里头摆，就连常年跟在萧忆风身边的他，有时都很难去揣测萧忆风心里的感受；有时，沙文雄总不禁会想到堤坝，堤坝就算建得再怎么坚固，只要承受太多的水，就难免会有决堤的时候，那……萧忆风的一颗心，承受了那么多不是常人所能容忍的事，是不是也有崩溃的一天？多年来，事实虽证明了自己是多虑，可沙文雄还是免不了要担心；但沙文雄的直觉告诉他，现在已不用再担心了，因为有一个足以让萧忆风渐渐改变的人出现，改变到比较让萧忆风本人不再压抑自己，这当然使沙文雄不得不对郢荷另眼相看……可，他还是忍不住要吃味呀！

“来！坐下。”萧忆风笑道。

“坐下？”郢荷错愕地看着萧忆风。不是有事找她来吗？怎么她一来就叫她坐下？虽然，眼前的甜点很诱人，可是可以看不可吃，却是一种相当难以忍受的煎熬，尤其是……跟那些食物坐得那么近，更是让郢荷的口水直至舌根泛出，就连五脏庙也因甜点的诱惑，显得特别躁动。

“对！坐下！”萧忆风还是笑，仿佛他现在的心情正在极好的状况之下。

而萧忆风的心情也确实是很好的，只因经过数天之后，他终于又见到了郢荷；那种满足、舒爽的感觉，就像久旱逢甘霖一般，让人心情为之一松。如果硬要解释那种感觉从何而来，萧忆风大概也只解释，那就好象沉闷了许久的心情，好不容易找到人可以吐诉一番了。

只是，真的就只是如此吗？这……可就只有他自己的内心知道了。

“喔……”她偷瞄了沙文雄一眼，看是否能看得出一点相关的端倪出来，可惜，再怎么看，沙文雄仍然还是那一张，好象有人欠了上千两一样的棺材脸，唯一不大相同的只是，沙文雄的眼中似乎有着一抹……看来像嫉妒或是不满地神色，而且好像还是针对她地哩！

郢荷真的搞不懂，自己是哪时得罪了沙文雄？先是摆出她完全搞不懂的神态，现在又像她做错了什么事似的，偏偏，她就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……不过，看沙文雄的眼色，还不如看能不能吃到桌上的食物还比较实在。郢荷吞吞口水地暗忖。

“少爷找我有何事吗？”郢荷不免还是要再问一下，毕竟，她认为萧忆风不可能没有什么事会找她来的；虽然，上一回她跟进萧忆风的书房，只是听他诉说了一些他儿时的回忆，可并不表示那样的好事，会在她的身上发生第二次。

再说，郢荷已知道了萧老夫人红杏出墙的事了，不免会怕自己再听萧忆风诉说儿时的回忆时，忘情之下将这件事泄露了出来；就算萧忆风本人早已知道了，可她这个外人得知了这件事，总免不了让萧忆风面子挂不住吧！不然，又怎会有“家丑不可外扬”的古谚流传至今？偏偏，世事难料啊！

郢荷所认为不可能再发生第二次的好事，还是降临在她身上。

“我要文雄去找你来，并不是因为有事要交待你去做，若真要说有事情的话，也只有……要你吃这些甜点，品这爽口的香茗，顺便陪我看看这落日。”萧忆风笑道。

这……太不合常理了……。郢荷眨着她那双水溜溜的眼眸，一张嘴更因诧异而忘了合起来，她不敢相信地看着萧忆风。

过了一会。

郢荷终于问：“就……就这样？”她差点就被自己的口水给噎死。

萧忆风还煞有其事地点头。

还是不敢相信的郢荷，连忙转头看向站在一旁的沙文雄，可这一看，她终于知道了沙文雄为什么会对她露出像是不满，又像是嫉妒的眼神了……这一切还真的是真的，难怪沙文雄才会对她露出那样的眼神来，原来，沙文雄嫉妒她是那个差别待遇的好运者。

只可惜，郢荷只是猜对了一半。

郢荷受宠若惊地问：“少爷怎么不找其它人？”这话才一问出口，郢荷就巴不得把自己的舌头给咬断。光是萧老夫人跟高苏志的私通，就让原本该是很正常的事，变得极为尴尬了，要是能不见到他们的话，想必萧忆风也不愿意见，更甭说要找人陪他看日落，放松心情的事，会把自己不愿见到人找来！

只见，萧忆风的眼中闪过一抹伤痛的神色。

当然，与他坐得最近的郢荷，自然是一目了然。

郢荷见状便连忙转移话题，问：“少爷，今天心情很好？不然怎会找我来？”她摆出灿烂无比的笑容。

萧忆风敛去了方才挂在脸上的笑容，只是淡淡地说：“还好。”看到萧忆风脸上的神情，郢荷又忍不住骂起自己实在是够白痴的，才会一句话连想都不想就冒出来，这下可好了，少爷本来好好的心情，可被她给搞砸了……。郢荷懊恼地暗忖。

郢荷干笑一声，只好再次转移话题，“既然少爷是找我来吃点心、品茗的话，那我现再可不可以开始……吃了呢？”虽然，那些点心真的是很诱人，可光是看萧忆风那样，郢荷就忍不住感到没胃口，可是……她现在又能怎么做呢？当然，就只有厚着脸皮不再去管其它的，当做什么事都没有发生，捧捧萧忆风的场，吃啰！

“嗯！你吃吧！”唉……就连讲话都变得简短了……。郢荷暗叹一声，便埋头开始吃。

不过……这一吃，可让郢荷吃出味来了，她忍不住赞道：“好好吃唷！这是谁做的？我们庄里的人做的吗？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。”嘴中那股甜而不腻的味道还真的不是盖的，郢荷虽说没吃过什么好吃的东西，更别说是如此精致的甜点，但她这一吃，也知道这样的甜点，要是没两把刷子，还真的是做不出来呐！

看到郢荷那满足的嘴脸，萧忆风的心情不禁再次为之牵动，原本因想到自己母亲的事，而心情变得低落的他，刹时不再感到沉闷，反而觉得更有精神了。只是，萧忆风的理智不免要怀疑，一个人的情绪真的那么容易改变么？“那些甜点，大部份都是沉大妈做的，不过，因为我们这些让她负责三餐的人，都不大喜爱甜的食物，才会让沉大妈没有机会展现一下她的手艺。”

“真的是沉大妈做的？我都不知道沉大妈那么利害……”

几道甜点就这么让萧忆风和郢荷打开了话匣子。

可站在一旁看的沙文雄，可对郢荷恨得牙痒痒，因为郢荷不只可以坐着，还能够跟萧忆风闲话家常，而他……这么好的事怎么都落不到他头上？他跟了萧逸风那么多年，为什么郢荷可以坐着，而他却得站在一旁看？

他真的是不平呀……

## 第九章

夜幕替代了白昼，天色便由黑绒绒的星空所主宰。

专在夜间活动的生物，也渐渐地在夜幕之下苏醒过来，甚至开始它们一天的生活。

而今几个，云霞山庄的主厨房显得特别的热闹，不似平日只有沉大妈一个人在里头忙得天旋地转，而是多了好几个专掌管云霞山庄来访客人、奴仆吃食的厨师和打杂的，一起跟沉大妈在厨房内，忙得天旋地转，巴不得今天自己能平白多生出一双手出来。可为什么会如此忙呢？如果现在有个人，好奇地跑去问他们，他们只会回答一句话，那就是——不知道！

而他们所知道的，今天晚膳要做得丰盛一点，是萧老夫人所交待下来的，所以他们就非得做，不然，他们就是不想再待在这薪饷优渥的云霞山庄！

可想而知，这些在厨房忙得不知天南地北的人，心中是多么无奈呀！忙成这个样儿，不止不知道是为什么而忙，还得因担心自己的工作不保，而非得做不可。

刚从人工湖泊旁的凉亭回来地郢荷，看到厨房那一片忙碌的状况，当场呆愣住了。

忙得团团转的沉大妈，凑巧瞄到郢荷，便连忙将郢荷叫了过去。

“阿荷，你现在没事了吧！可不可以去外头跟管事说，叫几个人来把蔬菜端到大厅去？”沉大妈一边用她那有点胖的手，擦掉额头上直冒出来的汗水。

“呃！好，我这就去跟管事的说！”郢荷想也不想便答应。毕竟，沉大妈待她如己出，不止为了自己跟萧老夫人顶撞，还暗地送了了她不少女人家的

东西，如今她只是跑个腿而已，根本就算不上什么。

只是，她一点也没想到自己会因而会被叫去……“少爷！老夫人刚刚派人来交待说，要你今天一定要同大伙用晚膳！”沙文雄人一进萧忆风的书房便道。

本因先前的赏日落，而心不在焉地察看卷宗的萧忆风，抬起头来，两道剑眉微微一皱，“大伙？”“就是华山派掌门一家，还有小姐跟姑爷！”讲到姑爷两个字，沙文雄的口气便显得特别地嫌恶。

而萧忆风闻言，双眉更是拢得紧，“高苏志也会去？”他语气中的厌恶，自然也不下于沙文雄，甚至还比沙文雄更加地痛恨高苏志。

“是的！”萧忆风不悦的神情，毫不保留地显现出来，“找个人去跟我娘回报，说我今晚还有事要忙，没空去陪他们用晚膳！”可，沙文雄接下来的话，却让萧忆风不得不去！

“少爷，老夫人说，不管你再怎么忙，今儿个的晚膳，你都得去一趟，就算只去一盏茶的时间也无妨，因为老夫人说有要紧的大事要当众讲，而身为正主儿的你，更是非去不可！”沙文雄也感到很无奈，偏偏，要是不讲，到时要是出了什么乱子的话，不止对萧忆风不利，更会让他觉得自己对不起萧忆风。

“有关我的？文雄你知道些什么吗？”萧忆风万分诧异。

沙文雄老实地道：“属下不知，也没有听到什么风声。”萧忆风不由得怀疑起自己的亲娘，这会儿又想做什么了，他暗暗祈祷，可不要又在这时节上捅出其它的娄子出来，否则，这一辈子自己可能都要默默忍受高苏志这眼中钉，更要忍受那无比难忍的……家丑……

当晚膳的时间到临时。

所有的奴仆几乎都没闲着，掌灯的掌灯，奉茶的奉茶，巡逻庄院的巡逻庄院，比较闲的则被叫去厨房帮忙。反观身为主人、客人的，倒是轻松惬意，凡事慢慢来，只管坐着让奴仆、丫环为自己打点好一切。

尤其是身为女人的萧老夫人、萧秀玫、杨珠珠及杨夫人，更是如此；再加上今儿个的晚膳，所要迎接的事不同以往，更是盛妆以待，而这盛妆自然又要劳动一堆丫环啰！

如此劳师动众，理所当然地会引来一些私底下的抱怨。而这些抱怨声中，就属位处偏僻却忙碌的厨房，最为明目张胆，只因这时候，不管是主人或是管事的，都不会到这油烟浓中的厨房来，因此抱怨起来，自然没啥后顾之忧！

只听，“今天老夫人不知吃错了什么药，突然下令大摆宴席，所有的菜色一定要最好了，连藏在地窖的美酒，也在不久前命人去搬了出来，偏偏，用膳的还没几个……”一名忙得浑身是汗的妇人，不满地说道。

另一个正掌锅炒菜的妇人，也老大不高兴地跟着说：“对嘛！就算不说用膳的没几个人，也要想想临时要我们做出上好的菜色，那是多么不可能的事……要办宴席，至少也该让我们有个几天的时间去拟菜单、购足应有的蔬菜鱼肉嘛！”就这样，一个个地说着如此的宴席根本就是笑话，拿他们下人都狗耍……等等诸如此类的话。

就连平日不爱嚼舌根的沉大妈，也忍不住想要抱怨，毕竟，身为厨娘、厨师中的人，就属她地位最高，而这次临时起意的宴席，掌管一切菜色、上

菜时间的也是沈大妈，自然最感为难的当然也就她啰！

一顿晚膳不只要让她绞尽脑汁、耗尽体力，还要听这些女人在她耳边抱怨、发唠骚，这根本就是对她精神虐待嘛！

终于，听了一个多时辰怨言的沉大妈，忍不住开口道：“有空抱怨的话，就加快手脚，别光只是嘴皮子动得比手脚快！”本还在叨念个不停的厨娘、厨师，刹时全都闭上了嘴。

就在这时，郢荷终于为沉大妈带了几名丫环进来。

“大妈，有五个来了，不知够不够？还需要管事的多找几人来么？”郢荷露出一张笑脸问。

沉大妈在心里头盘算了一下，才道：“她们就先帮忙将所有的食物送进大厅……阿荷，再去跟管事讲，至少还要再找三个来厨房帮忙，不然今儿个咱们这些底下的人，就准备饿着肚皮过夜！”“好！”郢荷转身又立刻去找总管事。

不过，这次总管事的可就不像上一次，马上为她招来五名丫环，反而对郢荷说。

“我这边现在也很忙，没办法帮大妈多找几个去帮忙，不如，你到后院的茭兰苑去找几个吧！就说是我要你过去叫人到厨房帮忙的。”忙得焦头烂额的总管，匆匆忙忙地跟郢荷交待。

因此，郢荷只好到茭兰苑去找人啰！

而茭兰苑所住的人不是别人，正好就是这次突然说要大摆宴席的萧老夫人所居住的苑所，同时，也是上回不巧偷看到萧老夫人和姑爷私通的地方。

自那一次，无意间发现了萧老夫人跟高苏志的事后，郢荷便不大愿意进茭兰苑，甚至希望那些小偷和所谓的刺客最好在茭兰苑大闹一通。所以当管事的要她到茭兰苑找人时，郢荷的心中，便少不了要嘀咕上几句。

好在，当郢荷到了茭兰苑找人到厨房帮忙，里头的丫环对她说，萧老夫人在不久前便去了前院的大厅。

就在郢荷暗自庆幸老夫人已去了前院的大厅，而顺利找到了几个人自愿到厨房帮忙时，却突然撞上了——“唉呀！你这贱人，眼睛长到哪去啦？”只见，被郢荷不小心撞个正着的男人，跌坐在地方，横眉竖眼，忿怒地骂道。

郢荷连忙对着被跌坐在地上的人道歉，“对……对不起……我没看到：……”就在郢荷那个“你”字要出口时，她才看清自己所撞到的人，好巧不巧，正好就是刚刚自己所想到，且又不屑的男人——高苏志。

“姑爷……”郢荷真想把“贱人”那两个字，狠狠地塞回高苏志的嘴里。

再怎么说明，若要说贱，她郢荷或许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训狗“师”，但跟高苏志这个跟自己丈母娘私通、想要人财“三”得的男人比，可就比他高尚好几倍；而被一个比自己烂上好几倍的烂人骂贱，这叫郢荷的心理头如何能平衡？当然她也不可能乖乖地去把高苏志给扶起来。

而跌坐在地上的高苏志，见郢荷没半点扶他起来的意思，不禁火大，又骂道：“你这贱人还不快过来将本姑爷扶起来？你到底在云霞山庄里混什么吃的？快将本姑爷扶起来！不然，你就等着卷铺盖走路……”——“啧啧！你们这些人就尽懂得威胁人……”郢荷在心中暗骂。

她这才心不甘情不愿地走近高苏志身边，将这名长得好看骨子里却烂透了的烂人，自地方搀扶起来。

就在郢荷将高苏志扶起的那一刻，高苏志才藉由回廊的烛火看清郢荷的面貌，这一看，可让他不禁暗忖云霞山庄内，何时多了这么一位长得如此标致的丫环？虽然脂粉未施，却拥有了比自个儿的娘子来得更好、更粉嫩的肌肤，修长微弯的娥眉，衬上那双黑溜溜的眼眸，说有多动人就有多人，尤其那两片微启的朱唇，更是让高苏志更是不由得心动。

可他怎么就是不曾见过她？这么标致的女人，他不可能没发现的呀！高苏志暗道。

高苏志露出自以为潇洒迷人的笑容，问：“丫头，你叫什么？”郢荷斜睨着高苏志，还搞不清楚自己怎么会那么快，由贱人升格到丫头，便又听到高苏志一副亲昵地口气，问：“我怎么不曾见过你？难道你是最近这些日子才进咱们山庄？在山庄内你是做什么的？是丫环？跟着老夫人还是小姐？”郢荷先是一愣，才说：“都不是，而且我也不是当丫环的！”看到高苏志自以为潇洒的笑容，她便直觉得自己混身起疙瘩，同时，心中毫无由来地开始感到不安。

“那你是？”郢荷不动声色地，拉开自己与高苏志两人间的距离，“我……叫郢荷，是负责训练庄里守院的狗儿。”看到高苏志脸上看来像极色淫的表情，和直往她靠过来的身子，郢荷便不禁要暗呼倒霉，才会在这个时候，这个地方去撞到这个烂人，偏偏，每个人都去忙了，附近连个人影儿都没有……闻言，高苏志不由得万分诧异，“你就是那个跟老夫人及小姐作对的人？”而那诧异的神色，却有点……像是在说，萧老夫人跟萧秀玟为什么没跟他讲，郢荷会是一个长得如此标致的女人似的。

“呃……”对于这样的问话，郢荷压根就不知道该如何去作答，只是，郢荷忍不住想，难不成高苏志想为他的娘子及老夫人出头？而这样的想法，却也更让她感到不安。

就在郢荷因恐惧而又往后退上两步时，却见高苏志猛然大笑道：“呵！你怕啦？别怕！我不会对你怎样的，尤其是……我这人绝不会为难如此美的女人。”那淫邪的笑容、褻褻的言语，让本就算很纯真、不懂得太多世间邪恶的郢荷，刹时间了解到自己所面临的是什么。

而如此的恐惧，是郢荷有生以来的头一遭，就算面对杨珠珠，她也不曾如此骇怕过。

郢荷因惊惧使得声音显得格外地颤抖，“你……想对我……不要再靠过来……再靠过来我就要大叫了！”高苏志不以为然地右眉一挑，“大叫？就算你大叫好了，来的人见到我，会管你的死活吗？嘿！看你长得这么标致，只要你……顺着我点，我向你保证老夫人及小姐，在往后的日子里，绝不会再找你的麻烦或再视你为眼中钉，还有你以后的生活会比现在好，当然，那也要看你是不是能让我满意……你要让我满意，说不定，我还会买栋房宅和几个丫环给你……”他邪邪地笑道，像是所讲出来的话，是一件极为诱人的条件，而郢荷肯定会因如此的诱惑而顺从他似的。

对高苏志来讲，这辈子他唯一有兴趣的就只有一件事，那就是玩女人，同时并证明自己比其它男人来得“行”！可不管是什么样的女人，只要是想玩就得花银子。

偏偏，高苏志一向对做生意等事兴趣缺缺，因此，他才会死皮癞脸地赖在云霞山庄，当他的姑爷。

而在当云霞山庄之前，他便已认识了萧夫人，也就是现今众人口头上

所称的老夫人，那时萧老夫人虽然已比他大上十多岁的半老徐娘，可对女人来者不拒的他，得知萧老夫人富甲一方的云霞山庄的夫人后，更是觉得只要搭上她，便可一生无忧，就算当个小白脸也无妨。

好在，萧老夫人表面像是个极为端庄的女人，私底下却是一个不奈寂寞的骚蹄子，高苏志花不了多少心神，便让萧老夫人乖乖地拿银子出来，让他随意挥霍，但最让高苏志意外的是，萧老夫人为了能让他光明正大地进入云霞山庄，而安排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，刚好他也是商人之子，可说得上有点门当户对，就这么地高苏志成了萧秀玫的相公、云霞山庄的姑爷。

再加上，萧老夫人背地里给了高苏志许多纵容和权利，以至于庄里头，几年下来也有不少丫环遭到他的毒手，当然，这些个事儿，身为高苏志娘子的萧秀玫一点都不知情。

而食髓知味的他，如今见到郢荷，又见郢荷有着一副完好的外貌，自然便又起了色心淫欲，而将念头动到郢荷的头上，反正银子用不着他担心，只要讲几个几句话，在床上多为萧老夫人费点心，银子自然便会平白地生出来了。

郢荷见到高苏志对自己有非份之想，便想赶紧离去，偏偏，就要拔腿逃跑之时，高苏志一把捉住她的臂膀，让郢荷空有一身矫捷的身手，却因不曾学过内功而敌不过男人的气力，怎么也无法……在这时，郢荷心里头所想到的，不再是骇怕碰见杨珠珠，也不是对萧秀玫的同情，更不是对萧老夫人行径的不屑，而是……萧忆风……

大厅。

经过许多奴仆一下午的整顿，便显得比平时来得更为光鲜，几乎可以用“纤尘不染”四个字来形容，不过，要不是因为动员了庄内大部份的人，想必也无法在一时间，使得大厅里里外外，显得特别的不一樣。

就拿入大厅的门口来讲好了，此时，不只是挂了两盏特别的花灯而已，就连两旁亦摆了数盆点缀的芙蓉，地放更是铺上了一层红色的地毯，就如办喜事一般，连地上也不忘妆点一番。

而也因如此，就更让萧忆风感到疑惑了。

萧忆风僵着一张脸坐在圆桌旁，打量着坐在他对面不时含羞微笑的杨珠珠，及直对他露出暧昧笑脸的妹子，光是看到她们两的神情，就足以让萧忆风笑不出来了，更不用说，他压根就不知今儿个非要他来用晚膳的用意。

萧忆风不禁感到有些窝囊，虽然他是身为云霞山庄的少主，却任由自己的娘亲摆布，弄到现今完全不清楚对面而坐的人，为何会一个含羞带笑，另一个却是满脸暧昧。

不过，真正让他感到窝囊的是，在外，他是一介赫赫有名的商人，在庄里却是一个无法处理自家丑事的庄主，偏偏，想离开山庄来个眼不见为净，却又放不下自己骄横的妹子，以及随时都会有可能暴露出来的家丑。

在厅内，此时除了高苏志的人尚未到之外，其它的如萧老夫人、杨晋东夫妇连同弟子等，皆已端坐在大圆桌旁，就等萧忆风开头动筷正式用膳，可萧忆风光是想到那些梗在他心头上的事，就一点胃口也没，他宁愿陪着郢荷吃那些不甚喜欢的甜点，还来得比现在有味口多多了。

但身为主人的他，总不能迟迟不动箸吧？在无奈之余，只好勉强自己挤出笑容，率先动筷，“大家用膳吧！”众人这时才一一开动，只是，杨珠珠

的那越来越羞怯地神情，却让萧忆风更加地感到不妙。

突然，萧老夫人缓缓地开口道：“风儿，为娘的今儿个有件事要对你说。”闻言，萧忆风的心中不禁暗呼不好，光是看自己的娘亲那副纹波不动地神色，萧忆风便知道她肯定又擅自为自己做了什么决定，而这决定也肯定是为了“自己”好或是“云霞山装”好的事，就如同当初要让高苏志娶萧秀玫、让高苏志以女婿的身份住进山庄时，所用的技两一样。

然而，在众人面前，他又不得不为身为云霞山庄老夫人的娘亲留下面子，顺从娘亲的决定，这也是他一直对自己娘亲，所做的事睁只眼闭只眼的原因，只要不要让他过为难，大多会顺着萧老夫人的意思……可如今，自己的娘亲所要对他说的话，是一件真的让他无法接受的事呢？萧忆风自知，以往不愿多管娘亲、妹子、妹婿的事，只是一种逃避现实，更自知在外，他人给自己的评语，一向是个精明、深沉的商人或是不苟言笑、感情内敛的男人，但有谁知晓“逃避现实”这四个字，却一直扣在他身上多年？这是多么讽刺啊！

偏偏，这些年中，他却只能选择逃避现实……毕竟，余氏还是与自己血浓于水的亲生母呀……这逃避现实的习惯，依然让他在这时，强压下自己心头上不好的预感，然后，硬着头皮说：“娘，你请说。”萧老夫人满意地点点头，“今儿个杨掌门与为娘的提起一件事，而为娘的也觉得不错，所以便先应允了下来。”果然！不好的预感，当真就这么无情地应验了！萧忆风的一颗心，便因而狠狠地往下沉，沉到那黑得不见底的深渊。

“加上珠儿确实也相当大方、懂事，所以为娘就想让她成为咱们云霞山庄的少夫人，相信风儿也会同娘一样，感到有此媳妇是上辈子烧的好香……”

萧老夫人自以为是地说着，一点也没把萧忆风的想发上在心上，只是一意地说着杨珠珠是如何不可多得。

只见，杨珠珠羞赧地低着头，而且还越来越低……越来越低……

但杨珠珠真的就如她说的，有如此这么好么？

这就只有杨珠珠心知肚明了。

## 第十章

萧忆风诧愕地瞪视着他母亲。

他一直以为，自己的母亲虽然不检点到令知晓的人，都不得不唾弃，却也多少会因为身为人母而为儿子的着想。但如今他不得不承认，她根本就不配作一个母亲，不然，她也不会让自己的女儿嫁给自己的姘头，让自己的女儿可能在事迹暴露后，而无法抬起头来做人，更不会数年之后，只因人家一时的表面功夫，便随意应允了对方的提亲。

难道，他母亲真的看不出来，杨珠珠这女人的心并不如她的外表，那么地完好么？不说，十年前郢荷在华山受到她的凌虐，光提由沙文雄所报告的就好，杨珠珠在私底下一直就是个娇蛮无理的女人，在来云霞山庄前，还巴着自己的爹娘，为她购足了一辆车的衣物和一些只是一时心喜而买下来的东西，如此的女人，别说萧忆风没兴趣，要真让杨珠珠无条件当他的娘子，

他还会怕勒！

而他娘就真的看不出来……喔！他都忘了，自己的娘，不也跟杨珠珠一样，任何事都只有她为所欲为的份，根本就没有他人开口说话的余地。

若此时，这些萧忆风都不在意的话，并且他的娘亲也不是个不知检点的女人，没有什么特定对象的自己，或许还会承认这件亲事，将华山派掌门的掌上明珠娶进门。但事实上，他的娘亲并不是！

因此，萧忆风真的认为自己的娘是为他着想，才会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之下，与杨晋东夫妇论定了两家结亲的事。

哼！到现在才愿看清事实……。萧忆风苦笑地暗暗自嘲，笑自己一直蒙蔽自己的眼睛，希冀娘亲有朝一日会顿悟自己的所做所为，而迟迟不肯面对现实，尽早处置乱伦的事……只懂得安排人手要让高苏志因其它事故，而自此从云霞山庄消失……偏偏，就是不肯承认真正的罪魁祸首是……自己的娘啊……就在这时，萧忆风不禁想起郢荷，那个几乎将他视为平常人的女人，不只能静静地听他诉说心情，还不惧身份的差距，逼问他心中有何烦心的事……他还记得，自己当时猛然因被关心、注意而在心头上所泛起一股暖流，搅乱了自己的心绪……或许，他能从郢荷的身上，让自己的心中的悔恨、沉痛得到解放……“风儿？”萧老夫人见萧忆风迟迟未回话，便开口唤道。

萧忆风猛然抬起头看向萧老夫人，在无表情的脸上，原本应是清澈的眼眸，此时却尽布了深沉的痛苦和哀伤。“娘，我不承认这件婚事！”萧忆风的话，立时让在场的人，全都愣住了，尤其是这场身为主要人物之一的杨珠珠，当场被拒绝最为惊讶、倍感羞辱！

唯有身为护卫的沙文雄，对萧忆风此时的话打心底喝采，毕竟，跟着萧忆风多年，早已知晓萧忆风经商时，精明果断，面对亲情时却总是忧柔寡断，先前在萧老夫人提出与杨家联姻的事时，还担心萧忆风连婚姻大事也会这么地任由萧老夫人胡搞乱搞一番，好在他所钦佩的人，没在这人生大事上又忧柔寡断，不然迟早会顺了萧老夫人的意，最后，苦的还是萧忆风自己。

也因此，沙文雄忍不住又联想到郢荷，还真是厉害，连少主唯一最要不得的缺点也改掉了，或许，他该重新评估一下郢荷这丫头，说不定……嗯！她也可以适合当少主一辈子娘子哩！

啧！郢荷八成就不知道自己曾对萧忆风做什么改变呐！更不会知道，自己就这么莫名其妙地让人另眼看待。

萧老夫人错愕地看着自己的儿子，还直以为是自己听错了，她勉强地挤出笑容，问：“风儿……你说什么？”萧忆风深深地吸了口气，“身为云霞山庄庄主的我，有权为自己的挑选最好庄主夫人。”这回，萧老夫人可听得一清二楚了，她一点也没料到到自己的儿子，居然会否她定的决定，她可是他的娘呀！

为儿子挑选媳妇难道也不行么？萧老夫人真的是气极了，气得全身不由颤抖，“你……你……你说，人家珠儿有哪不好了？”被人拒绝的一方，不只是杨珠珠感到被羞辱，就连杨晋东也感到面子上挂不住，虽然在场的没有多少人，可，自己的女儿当场被淘汰，身为父亲的他，能闷不吭声吗？纵使无法如他的春秋大梦也无妨，但羞辱到自己宝贝的女儿，他说什么都不能忍气吞声。

因此，杨晋东亦在此时，不顾撞翻桌上多少东西，“呼”地自椅子上跳起来，指着萧忆风鼻子，喝问：“你愿接受这亲事，也不必说什么要挑选

最好的庄主夫人，我女儿到底哪里让你不满意了？让你要如此羞辱我女儿？”比较理智的杨夫人，也禁不起自己女儿如此被人糟踏……，她颤着声音，有些怨恨地道：“萧庄主，你就算不喜爱我女儿当……你的夫人，也不必说得如此不堪啊！我女儿再怎么说，也是清白人家的女儿呀！虽然，我们华山没你们云霞山庄那么有财有势，黑白两道都吃得开，可珠儿依然还是……纯真如一张白纸的女人呀！”看到眼前这三人激动地神情，被羞辱的当事人似乎还比较冷静一点，只见，杨珠珠面无表情地盯着桌子，也不知在想什么。

萧忆风歉然地对着杨珠珠说：“杨姑娘，很对不住，在这当头让你受辱了，在下并非嫌姑娘你不好，只是……萧某希望自己的夫人，是由我自己所主意的，而不是由我娘所任意决定的，如果萧某此时接受这婚事，对杨姑娘你并非好事一件，相反的，你可能比嫁他人为妻都还要来得……苦！”杨珠珠依然是沉默。

在此时，虽然萧忆风并不认为杨珠珠有那个资格当他的妻子，但他亦不愿因自己的一番话使得一名不相关的人，受到心灵创伤，毕竟，这些话主要是要说给自己的娘听的。

萧老夫人自然听得出萧忆风的话中话，“你说这是什么话？难道你娘我会不为你的未来着想吗？再说，人家珠儿可是华山派掌门的掌上明珠，与我们云霞山庄，可说是门当户对，这样的媳妇，不好吗？你以为门当户对的女儿家，都有像珠儿这么乖巧、懂事的么？”她一双手因极端的气忿，而紧握着桌上的银筷，若萧老夫人有男人的气力，说不定，此时已将银筷硬生生地折成两段。

萧忆风一双哀凄的眼神，落在萧老夫人身上，“娘有没有为儿子着想，相信娘自己的心底很清楚。”闻言，萧老夫人不由得为之一愣，就连坐在她身旁的萧秀玫，也开始感到事情有点不对劲，只是萧秀玫一点儿也说不上来究竟是哪不对……“你说这是什么话？难道做娘的还不会为自己的子女着想么？”没有一个身为母亲的，如此被儿子说会不生气的，当然萧老夫人自然也不会例外。

萧忆风绕过圆桌，牵起坐在椅子上的萧秀玫，将她往旁一带后，才又道：“可惜，身为云霞山庄的老夫人余氏，你，就是一个例外！”任一个外人听到萧忆风的口气，都不会怀疑萧忆风已然与萧老夫人划清了界线，大有断绝母子亲情的意思。

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萧老夫人听萧忆风那话，不得不暂时冷静下来，皱着眉头问。

就在萧忆风开口要回答萧老夫人的话时

被高苏志一双大手抓住的郢荷，在无法挣脱、叫帮的上忙人来的情形之下，只好转面向自己的忠心的狗儿求救。

就在高苏志硬扯破她身上衣服的那一刹那，郢荷偏过头避开高苏志，那既湿又恶心还趁机在她脸上肆虐的唇，吹起一声又长又尖锐的哨声。

不一会儿。

“汪汪汪！汪汪！汪汪汪！”一二十只的狗儿，便陆陆续续地出现在附近，而郢荷最为宠爱的大黑、小黑、小花更是露出凶狠狰狞的模样，带头他们所在的方向扑了来。

“啊”大黑、小黑、小花三只狗儿，毫不留情地便往高苏志的身上狠狠地啃……呃！咬了下去，并且在不松口的情况下，猛力地晃着脑袋，大有要将高苏志身上的肉扯下才甘心的模样。

而其它的狗儿，则一只只并排地围着高苏志，张牙武爪地防范高苏志脱逃。

只见，高苏志在三只狗儿猛扯的情况下，哀嚎连连。

倒是郢荷这才好不容易地自地上爬起，双手并拉拢着因高苏志的撕扯，而东缺一角西缺一块的衣服。

大黑等三只狗儿，不只是体型大，还是当初郢荷偷学功夫时最常喂招的对象，因此它们极好的体力和矫捷的行动力，根本就让高苏志这普通人无法招架，要不是郢荷从未训练狗将人攻击至死，此时，高苏志可能早早就被咬断了喉管，断气西归去了。

可郢荷没下令停止攻击，这三只狗儿也不可能会放过高苏志，只见，高苏志售创的伤口鲜血不断地流出，将他的雪白的衣服染成大红，甚至还可以看到他身上某些地方的……肉，此时正无情地躺在地上。

当然，被攻击的高苏志自然知道再这么被攻击下去，不死大概也只剩半条命，在死亡的阴影的胁迫下，便顾不得围在周围那群虎视眈眈的狗儿，拔腿便往前院的方向冲去，心想，在前院还有护院，若护院也不敌这些狗的话，还有萧忆风和沙文雄这两个全庄武功最高的人在。

就这么地，高苏志没命地往前院逃，而一大群狗儿便紧跟着高苏志往前院去。

“汪汪汪！汪！”人狗一冲进前院，吵得几乎翻天的吠声，自然会引来一些以为“又有人闯入”护院。

然而，这些护院一见到被追被咬的人居然是高苏志时，都不由得纷纷愣住。

“你们这些死人还不快来帮我……唉呀……”被咬得遍体鳞伤的高苏志，怒叫。

这才让那些护院清醒了过来。

只听，高苏志直叫：“快！快！快！将这些狗儿赶走！要赶不走就把它给杀了！”人狗大战，就因此展开。

当然，自然会有人忍不住破口大骂，“阿荷人是死到哪去了，这些狗全疯了！”叫骂声外，还夹杂着人狗彼此的哀嚎声，被咬的人或是挨到棍棒狗儿，全都是哀叫连连，就这么地，不同的叫发却一样是哀叫声此起彼伏。

忽然，一声大喝。

“你们在干什么？”沉厚带着威严地声音，如一记大钟地敲醒了，人狗大战中的人，就连战得不亦乐乎的狗儿，亦因那声音给震得静下来。

只见，萧忆风青筋暴起地怒瞪着在场的人。此时此刻，不只是他人生的大关，还正是他又烦又躁又伤心的时候，偏偏，这些人就不知道是在干什么？一大堆大男人居然跟一群狗对峙不下。

萧忆风那如剑般地目光一扫，便发现一身狼狈的高苏志，混身上下还带着不少伤，再看看他的手上，正拿着一只带血的棍棒，而地上则……躺着一只奄奄一息的大黑狗。

同情地神色，悄悄地爬上萧忆风的星眸，然而，有一件真正令萧忆风在意的是，那只狗是郢荷最宠爱的狗儿中的一只，他相信此时郢荷若在场，

肯定会相当惊天动地，因为他想象得出郢荷一定会心碎的；萧忆风双眉一皱，他不想看到郢荷哭，更不希望她心中有伤。

“没人告诉我这是怎么一回事吗？”冷彻骨的声音，自萧忆风的口中溢出。

所有的守院面面相觑，就是没个人敢站出来向萧忆风解释，而这实是此时他们的主人，那双眼简直就是要杀人一样，让他们这些守卫打心底骇怕，毕竟，他们也是人生父母养，没有一个是怕死的。

不过，就是有一个不怕死的，而且还恶声恶状地站了出来。

“大舅子，都是那个叫什么荷的，叫这些狗咬我，还打算让它们把我咬死，要不是我逃到这里，我想我也没命见你，这些狗本就……”讲了一大串，高苏志终于看清那张充满怒气的脸，本来他还想要萧忆风为他讨回怨气，可看到萧忆风那张脸，高苏志什么话都说不下去了，实在是太吓人了……。

“她为什么命令狗儿咬你？”萧忆风沉着声问。他知道，郢荷绝不会无缘无故便要狗追咬高苏志，可就不知高苏志做了什么，才会让郢荷那么狠。

高苏志还来不及回话，便有两个女人往他冲了过去。

“相公，你怎么搞成这个样？”萧秀玫惊呼地声音中，包含了浓浓地不舍。

“苏志，没事吧？”萧老夫人一脸担忧地问，只差没当场跟着她女儿也尖叫了起来。

母女两人同样的关心，却带给周遭的人不同的观感，尤其是那些护院，没有一个不曾听过老夫人跟姑爷私通的，一个个鄙视地看着萧老夫人，反观萧秀玫虽蛮横、不通情理，却值得他们同情，当然真正让他们这些护院留下来的，还是庄主萧忆风。

要不是萧忆风的为人，加上优厚的薪资、无量的前途，说真的他们这些武者，还真的不愿待在这令人作恶的家族。

萧忆风一张脸则更显得铁青，忿怒得让他压抑不下心中的冲动。

“好，好一个丈母娘。”他咬牙切齿地硬将话挤出齿缝。

随后跟来的杨晋东一家人，看到一片混乱，不免心中升起好奇，纵始前一刻才为了被萧忆风拒绝婚事，差一点点撕破脸。

杨晋东带着妻女，一到院中开口便问：“发生了什么事？”萧忆风这时才又想起有外人在，硬生生地压下心中的怒火，并尽可能地表现出平静的神情。“没什么，只不过我的妹婿受了点伤。”他转头向一直跟在他身边的沙文雄道：“文雄，请客人回房，并好生地招呼他们。”言下之意，便是要沙文雄没事不得让杨晋东一家人随意出来。

沙文雄意会地点个头，立刻往杨晋东一家人走了去，“杨掌门、杨夫人、杨小姐、方兄，请！”老江湖的杨晋东，自然知道事有蹊跷，但行走江湖的直觉告诉他，眼前的事绝不是他能参一脚的，只好再次带着妻女、徒弟跟着沙文雄走，可，杨珠珠一双脚就像被钉住一样，连移动的意思也没有。

沙文雄双眉微皱，“杨小姐？”杨珠珠刁蛮的个性、被屈辱的气忿，这会儿才发作，“不！我不走，在知道庄主为什么不要我的原因之前，庄主人走到哪，我就跟到哪。”她倔强地道。

“杨小姐。”“珠儿……”杨晋东、沙文雄异口同声地道。

光是看杨珠珠此时脸上的神情，在场所有的人都知道，杨珠珠是说真

的；看来在她知道真象之前，她是不会乖乖的离开的。

萧忆风看了杨珠珠一眼，心知自己的话确实是伤了她，而她这个当事人，也确实是有知道实情的权利，虽然……家丑不可外扬。萧忆风苦笑一声道：“文雄，没关系……就让杨小姐留下来。”沙文雄愕然地看着萧忆风，他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？这样的家丑，萧忆风居然不在意让一个外人知道？但既然庄主都那么说了，他这个护卫自然只能照着做，他下令在场的所有奴仆护院一个都不留地离开，并将杨晋东夫妇等三人，请离这即将发生公堂对簿的庭院。

只见，萧秀玟两母女七手八脚地为高苏志止血。

看到这一幕，原本冷静出名的萧忆风亦压抑不下胸腔中的忿怒，他大步地走向他们三人。

本忙得手忙脚乱的母女，及唉叫连连的高苏志，在直觉感受到一股迫人的气势，而纷纷抬起头时——“秀玟，你起来！”萧忆风不由分说地，将萧秀玟自高苏志身边拉开。

萧秀玟一惊，不满嗔叫道：“大哥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没看到我的相公现在一身伤么？”萧忆风冷冷地道：“你不该跟这畜生一起的！”这话一出，让高苏志、萧老夫人、萧秀玟、杨珠珠四人，全都愕然地看着他。

尤其是杨珠珠更是连想到一件事。难不成，萧忆风有恋妹癖？才会因此拒绝自己成为萧家的媳妇？但兄妹……这可是乱伦呀！这样的想法着实是让杨珠珠无法接受，她一点也不知道一个在商场、江湖中赫赫有名的男人，居然有恋妹癖，而这也让她开始庆幸自己没真的嫁入萧家，否则就将如萧忆风所说的，嫁给他可能比嫁给别人还要来得不如。

“大哥，你说这是什么话？他可是我的相公呀！今生我既嫁给了她，他就是我一生依托的男人……”萧秀玟想挣脱却怎么也挣不离萧忆风的大掌。

萧忆风不理睬萧秀玟的挣扎，一双星眸直直瞪视着坐在地上的娘亲及可笑至极的“妹婿”，眼眸中则带着极端混乱地神色，道：“我想有些事，你们俩比我们兄妹二人都还要来得清楚。”

他这是指什么？萧老夫人、高苏志不禁同时露出一抹既疑惑又心虚的神情出来。

“娘……”亲情让萧忆风不由得泛红了双眼，“今后，我与秀玟将与你断绝母子关系！”绝情绝义的话一出，又是让人一愣。

萧老夫人这才知道，事情真的是严重了，她颤抖骇怕地问：“风……风儿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今……天是怎么了？一直说着为娘听不懂的话……”就连高苏志也觉得相当不妙了，“大舅子，丈母娘她做了什么……”萧忆风毫不留情地打断高苏志的话，喝道：“你给我闭嘴，你这畜生！”长久以来的怒气，发泄出来后，促使他无法自制地便往高苏志身上踢。

“喔……”像猪嚎一般地唉叫声，便如此滑出高苏志的嘴。

“大哥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”看到自己心爱的相公被萧忆风狠踢了一下，萧秀玟忍不住尖声怒叫了起来，偏偏，她就是无法挣脱萧忆风的手，立时奔向自己的相公。

就在这时，“把这畜生踢死了最好！”郢荷一身狼狈地出现，一张脸因当时的挣扎而挨了高苏志狠狠的一巴掌，如今已显得有些红肿。

看到郢荷这样子，心疼的感觉，让萧忆风顾不得萧秀玟，忙不迭地冲

向郢荷，关切地问：“你发生了什么事？怎么弄成这个样儿？”一见到郢荷，本想往她冲过去的杨珠珠，却在接下来的这一幕，又愣在原地。

大黑……脑门溢血口吐白沫，怵目惊心横躺在地上，而高苏志身前又有一只带血的棍棒……不用他人多作解释，郢荷便了然于心，自己心爱、相依为命的狗儿是怎么死的。她脚步踉跄地走向大黑。

就在郢荷心碎地抱起大黑，凄厉地嚎哭声猛然响彻整个庭院。

“哇……”满脸泪痕的郢荷抱着大黑，一步步地往高苏志走去。

萧忆风则是暂时忘了自己娘亲及高苏志的事，亦步亦趋地跟着郢荷，深怕郢荷临时来个昏倒。

“呜呜……”看到郢荷这副样子，别说亲手杀了大黑的高苏志骇怕，就连萧秀玫两母女也不禁打心底惧怕了起来，可身为高苏志的妻，宁可为了心爱的男人，起身挡在高苏志身前，深怕自己的相公有什么不测。

“你……你想干什么？”萧秀玫颤着声问。

哭声嘎然而止，郢荷凄冷地笑问：“你认为我想做什么？呜呜……”

“我……我不会……让你伤害我的相公的！”萧秀玫强忍骇怕，勇敢地道。

“对！对！对！不要让这疯女人伤害我……”高苏志躲至萧老夫人的身后。

“相公？呵……呜呜……”郢荷同情地看着眼前这无知的女人，“你太蠢了……这样的男人值得你这样做吗？”为什么今天自己的大哥跟她都这么对她说？萧秀玫疑惑地看了高苏志一眼。

“他是我的相公，当然值得。”萧秀玫硬着头皮道。

哀痛至亲离去的郢荷，边哭边将萧秀玫拉开。而哀伤已经让她分不清什么是她该说的，什么是她不该说的，“这畜生……他可不把你当成一生该守候的人……你看看我，我现在这样子，就是他想强奸我的结果……”萧秀玫愕然地看着郢荷。她不敢相信耳朵所听的话是真的，苏志对她是那么地真心，他不可能对她不忠的……。

一听高苏志想强奸郢荷，所有的新仇旧恨一并涌上萧忆风的胸口，“这畜生居然对你这么做？”他暴喝。

这怒气来得猛来得突然，就连先前的怒气也不及此时的三分之一，让众人惊得就像即将遭老鹰抓去的小鸡一般。

唯有郢荷不为所动，只因她的伤痛根本就让她对萧忆风的大喝充耳不闻，“这畜生身上的伤口会要了……他的命吗？可他却将大黑活生生的打……死：……呜呜……畜生！”

就是畜生，才会不顾你……”萧秀玫青着一张脸，道：“你不过是个……我家的奴婢，让……让我相公泄……一下欲也不需让狗儿把他咬得混身是……伤呀！”她不愿承认自己相公会沾惹其它女人的事实，但出身豪门的身份，更让她不得不厚着脸皮如此说，其实，她的心此时已经碎了。

萧忆风咬牙切齿只想把高苏志撕成片片，让他永不超生，虽他知道这冲动来得太莫名了，但依然无法不让这冲动继续蔓延。

“呜呜……”她埋首在大黑的身上，一点也不在意大黑身上的血弄脏了她的脸庞，“你……要是知道……呜呜……你的相公跟自己的娘乱伦……你就不会如此说了……呜呜……大黑……大黑……”自大黑出生后，她们就没有分离过，它不止陪着她挨饿受冻，还陪着她偷练着那些不知名的功夫，如今……它终于离自己而去了……她是她的亲人呀：……。郢荷的心中涌起小

时与大黑一起那些温馨的片段。

萧秀玫一双眼穆然大睁，不敢相信地望着自己身后的娘亲跟相公。

“她说……的都是真……的？”萧老夫人慌了，惊惧、惭愧的眼神，在萧秀玫的面前了然无疑，但她是不可能承认的。“秀玫，你别听她乱说，娘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，别听她乱说。”萧秀玫想再问郢荷，可哀痛已经让郢荷完全失去了理智，她只好转头问自己的大哥，“大哥……她……说的都是真的？是……真的吗？”她骇怕极了，骇怕这一切就如郢荷所说的。

萧忆风痛苦的眼神，告诉了萧秀玫事实。

“不会的……不会的……这不是真的……不会是真的……”陷入慌乱的萧秀玫，也如郢荷一样，满脸泪水，任由脸上的妆变成混杂的彩墨，“你早就……知道了对不对？为什么这时才要告诉我？为什么……为什么……”羞辱、不相信、被欺骗的感觉，让完完全全地陷入疯狂。

杨珠珠眼看着这一幕的转变，她终于知道萧忆风拒绝婚事的真象了，但她更知道她该走了，并将这些事实永远的藏在心中，为了同是女人的萧秀玫，因为：……要是她也面对如此的事，想必自己不疯也会自杀；就算是同情吧！她也不会将这些事讲出去，再让萧秀玫凭添伤害……

## 尾声

在萧老夫人与高苏志私通的事暴露出来后，高苏志及萧老夫人双双被赶离了云霞山庄，并且被命令一辈子不得再踏入北方半步。

而心碎的萧秀玫，则不顾萧忆风的苦劝，削发为尼，并发誓这辈子将常伴青灯终老一生。

就在萧秀玫要离开云霞山庄出家的这日。

萧忆风拥着郢荷在偏僻的一角，目送自己亲生的妹妹离去。

郢荷抬望着萧忆风。

想起那夜，萧忆风站在黑黯黯的一角，任由双眼滑下了沉默的泪水。

大黑的死，虽然让郢荷悲痛莫名，可郢荷知道这样的伤痛，是会随着时间慢慢地冲淡的，但萧忆风的伤痛呢？将自己的生母赶离自己的家，逼得自己亲妹妹削发为尼，生母与自己妹婿的乱伦……如此的惭愧歉咎、耻辱，郢荷知道今生今世是不可能完全地自萧忆风心中抹去的。

郢荷硬着头皮、厚着脸皮地环住萧忆风的腰，轻声地安慰道：“不要再想了。”然而，低头看向郢荷的萧忆风，眼中的泪，更是肆无忌惮地滑落。

心疼，是郢荷心中唯一的感受。

“哭吧！我会在这边陪着你的……”郢荷忘情地、柔声地道。

就这样，萧忆风整颗头埋进郢荷那又软又暖的胸中，低声哭泣了起来，就有如失怙的小儿一般地哭泣着，完全没了商场强人、江湖名人该有的样子。

谁说男儿有泪不轻弹？只是未到伤心时罢了……郢荷一点也没有想到要与萧忆风结为连理，只是看到萧忆风如此无助的模样，那夜她忍不住暗暗在心中决定，她要陪在萧忆风的身边，让自己成为他的港湾，一辈子地陪着他，直至这些伤痕淡去……这会儿，她又忍不住仔细端萧忆风脸上的神情，希望自己能实时给萧忆风一点点安慰。

萧忆风像是有所感应地低下头来看着郢荷，只是他有些苍桑的脸上，如今却多了一抹柔情，微微地笑道：“不必再担心我。”郢荷不解地边眨着眼，边望进萧忆风那双深邃的瞳眸中。

只见，萧忆风像是在说一件令他足以满足且神圣的事。

“我现在身边有你陪着呀！”郢荷这下更迷糊了，她不懂就只是这样，为什么萧忆风会以如此地神情说出呢？低沉的笑声，自萧忆风喉头逸出，“看来不只是我自己必须学习，就连你也一样得学息呢！”“学习？学习什么？”郢荷还是不懂。

“一辈子的相处呀！以前我一直不懂，但是我现在渐渐懂了，本来我还以为你懂得比我多，没想到……呵呵……”萧忆风像是在讲哑迷一样，故意不一口气地讲清楚。

“一辈子的相处？”“是呀！你忘了你曾经对我说过什么了吗？”他越来越靠近她。

由于萧忆风的靠近，害郢荷的脑子开始有点不听使唤，“我……我讲过什么？”“你说你会陪着我……”他的唇在毫无警讯之下，压上了郢荷的唇。

许久，萧忆风才又在郢荷的耳边低喃，“很高兴你对我那么说，可是我很贪心，贪心到要你一辈子都陪着我，你答应吗？”可惜，脑筋尚在停顿状态的郢荷，根本就无法回答萧忆风的问题。

“一辈子的相处，是你我都要学习的课程，不过现在看来，我可以当你的老师了，呵呵……”他满意地再次吻住郢荷。

那夜，当郢荷说她会陪再他身边时，他原本伤痛、沮丧的心，就像得到一帖良药一般，刹时舒缓了许多，所以萧忆风确信自己这辈子是需要她的。

既然需要她，那么他就要让她成为自己的，一辈子！纵使他们还不懂得爱，但是爱是可以学习的不是吗？尤其是让郢荷慢慢地爱上自己，让郢荷爱到舍不得离开他。

当然，为了自己娘与高苏志这种类似的事，不要发生在郢荷身上，他一定要活得比郢荷来得久。

而爱，就要慢慢地让他来教导郢荷，同时也让郢荷慢慢地了解，这辈子他是需要她的……需要她陪伴一辈子……但，这首先得要先离开这让他心痛的地方。

两年后。

一个默默无闻的忘忧楼，成了江湖中、商场的另一个传说。

传说中的楼主，则有个如影随形的妻子，以及片刻不离的狗群。

至于楼主是何人，没有人知晓，唯有专门连系的人及那些旗下商号的负责人外，没有人知道他是谁。

但有不少人传说，楼主便是两年前在不明的原因下，人去楼空的云霞山庄庄主，萧忆风。可事实如何？人们还是在猜测……

---全篇完---

